

十三經周禮注疏

卷十一
至十三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

禁令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廢疾謂癘病也

施當為弛○比毗志反注下皆同施式氏反疏

疏

小司徒至

曰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人司徒已掌十二教故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司徒亦掌之稽考也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與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徒是主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之夫家九比之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

此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
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疏**要○釋曰
三年一開天道有成及至也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
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
之比要也○注大比至其簿○釋曰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
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上經頒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眾寡
及其物等此經三年大比并天下邦國而言故鄭云大比謂
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鄭不言六畜車輦者文略亦
簡閱可知云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此經但受邦
國比要上經直言頒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
大比故知此文含鄉遂也故云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
為比故以此為名者凡言比者是校比之言但五家為比者
案比之法從少至多以五家為始故以比為名云今時八月
案比是也者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
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八月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乃會萬民

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

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

皆眾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
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
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力之事
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
貢嬪婦百工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疏**乃會至貢賦
遂同○卒子忽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反**疏**釋曰小司徒
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
為卒五人為伍也而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五人為伍者
下文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
一鄉出一軍六鄉還出六軍今言五人為伍者五家為比家
出二人則是一比也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伍者聚也五伍為
兩兩者在鄉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伍伍為兩兩為
五人也在鄉兩為卒者在鄉四閭為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兩為
卒卒百人也五卒為旅者在鄉五族為黨黨五百家在軍五
卒為旅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者在鄉五黨為州州二千五
百家在軍亦五旅為師師亦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者在

鄉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在軍五師為軍軍亦萬二千
五百人也以起軍旅者謂征伐也以作田役者謂田獵役作
皆是也以此追背者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以令貢賦者
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注用至遂同○釋曰
用謂使民事之者謂使人為事即軍旅田役是也云兩二十
五人已下案經五人為伍轉相增數從五人為伍至五師為
軍數可知也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者案管
子書云因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
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為伍長領之在家間胥
領一間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
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師在鄉為大
夫在軍為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者鄭君以義言
之非彼正文也云欲其恩足相恤至音聲相識言此者解因
內政寄軍令之意不使異人間雜於中也云役功力之事者
鄭意欲解經文役與田不同也云追逐寇也又引春秋莊公
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者案彼傳戎侵魯魯公追之出境
服氏云桓公為好莊公獨不能脩而見侵濟西曹地穀梁云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
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寇也云胥伺捕盜賊也者以
追既為逐寇胥為伺捕盜賊同知云貢嬪婦百工之物者案

大宰九賦之貢有九此貢獨云嬪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貢
不論地事則所令之貢亦不及地貢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
賦九賦也者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
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下若然
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故摠云九賦也
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此經之內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
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故云
鄉之田制與遂同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
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彼
此各舉一邊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
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
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一人 均平也周猶福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
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
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八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
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

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
強弱相半其大數。○徧音遍七人以上時掌反
人。○釋曰言乃均土地者以其佐大司徒掌其土地人民之
數故制上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
民者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
而周知其數者而周遍知其人數云上地家七人者凡給地
有九等此據中地三等而中地之上所養者七人云可任也
者家三人者七人之中一人為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
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家六人者此謂中地之中所養者
家六人云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六人之内一人為家長餘
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故取兩家併言可
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所養者五人
云可任也者家二人者五人之内一人為家長餘四人在強
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注均平至大數。○釋曰云正以
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
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者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
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
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故鄭為九等計之此經
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為一等至十人
則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下地之二等也五人六人七

人是中地之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此經唯言
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則知有上地之地食十人又不云
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不云
其次食四人其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
言九等者彼欲取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
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人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
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
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阜井衍沃以授
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注尚
善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為九等者以九
州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井田美惡為九等計之
非是貢地之差也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
數者但一家之内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
可齊準今皆以強弱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數故鄭云其大
數也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

與追胥竭作
鄭司農云羨饒也田謂獵也追追寇
賊也竭作盡行。○毋音無羨錢面反

凡起至竭作。○釋曰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謂起民徒
役作之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者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

疏 乃均 至二

為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為羨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者田謂田獵追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竭盡也作行也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追胥之人多故也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毗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毗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饒遠故也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命所以疏凡用至命者○釋曰言凡用衆庶者則上憲所誓告之疏云是也其衆庶皆是六鄉之民小司徒主教六

鄉六鄉衆是已民故用衆庶之時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又聽斷其賞罰又誅責犯命者○注命所以誓告之○釋曰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以誓之小子斬牲左右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其誓告之事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丁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

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疏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凡國至餘子○釋曰凡國之大事者謂有兵戎之大事出征之時云致民者謂有兵戎大事於六鄉之內發起民徒云大

故致餘子者謂有災寇之事餘子卿大夫之子弟當大故之時則致餘子與大夫使宿衛也○注大事至者也○釋曰知大事謂戎事者見左氏成公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故云大事謂戎事也云大故謂災寇也者經云致餘子明大故非王喪是水火之災及其兵寇司農云餘子謂羨也者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知義然者以經云大故當宿衛王宮案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羨是宿衛之人故云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是破司農之義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

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

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

牧隰臯者也。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皆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為甸，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七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八人。

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制繩證反，出注注同。夫仁音扶，少康詩，照反。洫況。疏乃經至，逼反。為除于偽，反乘繩證反。下同。澮，古外反。疏之事。釋曰：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匠人營溝洫於田，掌其經界。故云：乃經土地，經謂為之里數。在土地之中，立其里數，謂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是也。云而井牧其田野者，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矣。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此與下為摠目。云：九夫為井者，井方一里，九夫之田，四井為邑。邑方二里，四邑為丘。丘者，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者，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為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間有洫，井間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四甸為縣者，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以在地事者謂若大宰九職，在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則九職之貢賦，謂軍賦出車徒之等。云：凡稅斂之事者，采地之中皆為井田之法。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故云：稅斂之事。注此謂至千人。釋曰：鄭知此謂造都鄙者，鄉遂公邑。

之中皆為溝洫之法此經為井田之法故知謂造都鄙也其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案遂人夫間有遂之等是溝洫法
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為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
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
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云重立國小司
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此鄭意匠人於都鄙之中
營造溝洫此小司徒又經之立五溝五塗之界則經巨甸縣
郭並據境界而言但此都鄙是畿內之國小司徒與匠人共
掌之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者此解經井字謂正方一
里之內方三百步百步為一截縱亦二截橫亦二截則為九
夫夫各百步其中為井字故云似井字因取名焉名為井田
也云孟子曰已下至坐而定也者案孟子滕文公使大夫畢
戰問孟子井田之法孟子對此辭孟子云經界者則此經九
夫為井已下四縣為都以上故引以證之鄭司農云井牧者
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司農引春秋者襄公二十
五年楚為掩書土田之事井衍沃者衍沃謂上地下平曰衍
饒沃之地九夫為一井牧隰臯者下濕曰隰近臯澤之地司
農之意經有井牧故引以當之玄謂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
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家百畝有一易家
二百畝有再易者家三百畝通率二而當一者是三家受六

夫之地是隰臯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云二而當一云是之
謂井牧者此就足司農之義云昔夏后少康在虞思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者此是哀公元年左氏傳伍員云昔過澆滅夏
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
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其事也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則地以上中下為率者以為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
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
舉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云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
法先古然矣者鄭言此者井牧之法自夏而有非祇於周云
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一井之內地有九
夫假令盡是上地不易家有百畝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
家治百畝尚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
少今鄭云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鄭據地有九夫而言非謂
有九家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者即此文乃經土地是也云
匠人為之溝洫者案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
是匠人為之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耳者司徒立其界匠人為
其溝相包含乃成其事耳云邑上之屬者司徒立其界匠人為
縣都云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從井邑至縣都從內向外界相
連比并稅一夫故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為除水害者尚書益

櫻云濬賦澮距川是其從缺遂溝洫次第入澮入川故云為除水害也云四井為邑方三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甸之言乘也者欲見甸中出長穀一乘云讀如衷甸之甸者案哀十七年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天子數之三罪而殺之鄭依此而言也引之者證甸得為乘之義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者欲就匠人解之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丘為甸甸與成其實一也故鄭覆解成與甸相表裏之意云積百井九百夫者但一成之內方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者此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為成而言成有百井中央八里除六十里井餘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為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無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廣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亦不出稅總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者

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云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者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故方四十里云四都方八十里者自此已上並據通治洫而言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案匠人方百里為一同同間有澮今言乃得方百里為一同者就匠人為同解之云積萬井九萬夫者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行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百六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此據從甸方八里出田稅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六十四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十九十六井井有九夫四千九百六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此據洫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是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為一縣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為八十六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為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為二萬七千三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云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據四成為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

加五里即為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
里是六鄉之采地四都為方百里一同即為三公王子母弟
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即為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
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為三萬二千四
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案匠人云
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是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
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者解此四縣為都據小都
五十里而言是止於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一稅入
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也案上諸男之地亦四之一
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云其制三等者謂家邑小都大都
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者百里國謂大都
也四都謂方五十里者四小都成一大都一都之田稅入於
其餘三都留自入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
王者五十里之國謂小都一縣田稅入於王餘三縣留自入
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餘三甸留
之國謂家邑也四甸之中以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餘三甸留
自入鄭具言此者欲見四甸為甸是家邑據稅於王者而言
四甸為縣是小都亦據一縣稅入於王者而言四縣為都是
大都亦據一都稅入於王者而言故鄭云井田之法備於一
同今止於都者采地之稅四之一故以此解之云地事謂農

牧衡虞也者謂采地之中亦有九職農則三農生九穀牧則
數牧以蕃鳥獸衡虞則虞衡作山澤之材九職唯言此三者
以其經言地事故舉以言之其餘六者略而不言矣云貢謂
九穀山澤之材也者此貢還出於農衡地事既無九職則貢
中亦無九貢也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以其采地之內
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為軍賦解之若然大宰九
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
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
無名故釐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
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故鄭引司馬法證之司馬法者
革車匹馬士徒而已是也故此鄭引司馬法證之司馬法者
齊景公時大夫田穰苴作司馬法至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
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言晦百為夫謂一夫之地
方百步夫三為屋屋具也具出穀稅屋三為井者謂九夫為
井以井字云井十為通者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從橫各十
截為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從橫各十
通為匹馬者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為九夫十夫之地宮室
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
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唯三十家使出馬一匹
故云通為匹馬云士一人徒二人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

徒謂步卒云通十為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者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
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
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
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
外內有異故也云十成為終者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
為縱橫各十截為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為終據同一畔終
頭而言云終于井者十成或百井故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云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者謂之為同者取
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為同故云十終為同同方百
里萬井也云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所計皆
如上一成為法其餘可知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
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
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
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
之法則于乘之賦是也

其職而平其政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
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職謂九職也政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

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域為邦杜疏乃分至其故釋曰小
于春云當為域政依注音征疏司徒佐大司徒主土地
言分地域者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域遠近疆界辨其守者
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衡虞守之故云辨其守也施
其職者謂施民者之職平其政者天下所有征稅皆均平之
○注分地至為域釋曰鄭知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
鄉遂者案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
徒佐之明分地域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
畿外邦國畿內都鄙及六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
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謂衡虞之屬者以其山林
川澤皆使其地之民守之故其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
主當云職謂九職者此經皆論地事故知職是九職任萬民
者也云政稅也者以其經文承九職之下而云平其政者即
是平九職之稅故云政稅也但經云政教之政故云政當作
征以為征字也云故書域為邦杜子春云謹為凡小祭祀
域者故書云分地非其義意故子春還從域

奉牛牲羞其肆

小祭祀王玄冕所
祭○肆託歷反

疏凡小至其肆
釋曰大司徒

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
其肆○注小祭至所祭○釋曰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

彼注云小祭祀林澤百物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
之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玉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
六冕差之絺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
五祀於祭饌之事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祀社稷五祀五
嶽故於此奉牛
牲不言絺冕矣
小賓客 令野脩道委積 侯之使臣

○使所 **疏** 小賓至委積。釋曰案大司徒職大賓客令野
吏反 脩道委積謂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賓客諸侯
使卿大夫來聘故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

大司徒注令遣人此雖無注亦與彼同 **大軍旅帥其**

衆庶 帥帥而致 **疏** 注帥帥至司徒。釋曰案大司徒職
其衆庶者小司徒於六鄉之內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

帥其衆庶致與大司徒可知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

令 巡行之。○行下孟反 **疏** 小軍至政令。○釋曰案大司
庶之政令故此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其政令。○注巡役至

行之。○釋曰此經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
此經巡役文承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 **大喪帥邦役**

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治其政教 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窆彼驗 **疏** 大喪至

釋曰云天喪者謂王喪帥邦役者邦國也帥領國民謂六鄉
衆庶役使之事因即治其政教。○注喪役至復土。○釋曰鄭

解經大喪所役不據初死以其初死所役無多故據葬時而
言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

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縛四碑皆碑挽引
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

以爲丘陵故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

云復土也 **封** 畿九 **疏** 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社三稷謂

國社侯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度
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注畿九畿。○釋曰案司馬除王畿以外

封樹以爲阻固也。○注畿九畿。○釋曰案司馬除王畿以外
仍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以內六服爲中國其外更言夷

鎮蕃三服爲夷狄王畿四面皆有此 **凡民訟以地比正**

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故云畿謂九畿 **地訟以圖正之** 地訟爭
之 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 **地訟以圖正之** 疆界者

圖謂邦國本圖疏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

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至本圖釋曰言地訟

者凡量地以制邑初封量之上橫相侵削者也圖謂邦國本圖

在於官府於後民有訟者則以本圖正之歲終則攷其

屬官之治成而誅賞治成治事之計治直疏歲

至誅賞釋曰歲終者謂周之歲終建亥之月則考其屬官

之治成者屬官謂教官六十成謂計簿正所治計會文書而

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則賞之注治成治

事之計釋曰知治成是治事之計者案宰夫職歲計言會

月計言要日計言成故令君君吏正要會而致事疏

知此成是治事之計也釋曰云令羣吏正要會者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終

之時正要會而致事者上經成據曰小成之計此言要會謂

是月計歲計摠為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考也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

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

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疏

正歲至邦治釋曰大司徒以正月之吉始和十二教之等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於正歲懸教象之

時率其六十官之屬於雉門之外而觀教法之象也徇以木

鐸已下者謂觀教象之時恐衆人雜合不聽用其教而徇行

振以木鐸使靜聽之告之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言此者使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治文書正政事者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考六屋者考練其
三夫爲屋出地貢之時以相保任不得隱誤及其衆寡者謂
人民多少六畜兵器者謂民之資生及征伐之器以待政令
者以待國家政令所須則供之也。注四郊至相任。釋曰
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遠郊之外爲六遂內爲
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故比長間等六鄉之
吏等布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也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
鄉遂之內既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
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
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
是一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
井田之法亦入家耨一夫稅入於公相保任以出穀者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謂

平察之。治直吏疏鄉師至其治。釋曰云各掌其所治
反下六鄉之治同。鄉之教者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人
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自鄉
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
官有濫夫審察之故。鄭云聽謂平察之。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

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癯疾馬牛之物辨其可

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復音福。疏以國至獄訟。釋曰云以國比之灋
貴賤老幼癯疾此鄉師以小司徒職云九比之數以辨其
家衆寡者謂四時稽考其夫家男女衆寡多少云辨其可任
者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與其施舍者
鄭云謂應復免不給繇役即上云癯疾老幼者是也。大

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

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

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疏大役至役事
猶鉤考也鄭同農云辟法也。辟婢亦反。釋曰言大役
者謂築作堦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
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治其政令者於所帥民徒之中
政令也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今
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故云既役則受州里

之役要役要則役人簿要云以考司空之辟者辟謂功程司
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鉤考司空之功程云以適其役事
者逆則鉤考也鉤考役事者恐有濫失。注而至于作部曲
也至法也。釋曰云而至于作部曲也者所營作之處皆有
部曲分別故云部曲也。云辨功作章程者功作之事日日錄
其程限謂之章程鄭司農云辨法也考功作章程則是法於
義得通故 **凡邦事令作秩敘** 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
引之在下 **凡邦事令作秩敘** 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
偏置。○偏置力 **疏** 凡邦至秩敘。釋曰邦國也凡國家有
反置其位反 **疏** 功作之事故云邦事也令作秩敘者秩
常也功作之處皆出政令使多少有常事有次敘故云令作
秩敘。○注事功至偏置。釋曰言事有常次則不偏置者謂
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民 **大祭祀羞牛牲**
不為偏置又不置之故云不偏置

其茅菹

杜子春云菹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夫
菹上虞禮所謂菹也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視設于几東席
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
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菹于都反一
音子餘反或云杜側魚反鄭將呂反菹側魚反菹如字下皆

葱後反苴子都反又將呂反荆音忖而去羌呂 **疏** 大祭至
反洮他彫反隋戚吁惠反劉相惠反與音餘 **疏** 茅菹。○
釋曰案大司徒職云奉牛牲此又云羞牛牲者鄉師佐大司
徒故此云羞牛牲也云其茅菹者案甸師職共蕭茅彼苴其
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
故云茅菹也。注苴于至是與。○釋曰杜子春云相當為菹
以茅為菹若葵菹者但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鄭大夫讀
菹為菹謂祭前藉此後鄭從之又引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
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菹為藉之義立謂菹士虞禮所謂
苴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引之者欲見其菹為祭之藉此
增成鄭大夫之義又云祝設于几東至所以承祭解所以藉
祭之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并引守祧職者欲見此是祭神
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即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
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滅以祭之故名為
隋以其無正交故

言蓋與以疑也 **大軍旅會同止治其徒役與其**

輦輦戮其犯命者

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
止以為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

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桴一
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人而

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疏大軍至命讀為輦輦九玉反人輓音晚裡其反。

云大軍旅者謂王行征伐云大會同者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云與其輦輦者輦駕馬所以載輜重輦所以載任器亦鄉師治之故云與其輦輦也云戮其犯命者謂徒役之中有犯教命者亦鄉師刑戮之注輦駕至為輦釋曰知輦是駕馬者以其輦是人輓行於輦是駕馬可知知輦不駕牛者以其牛鞋駕大車拍車等云所以載任器也者謂在使之器則司馬法所云者是也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者胡則北狄是也周曰輜輦以其載束輜重云一裡者或解以為插也或解以為鋸也鋸插亦不殊云周輦加二版二築者築者築杵也謂須築軍壘壁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以下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下說輓人多少前代寬質無版築輓人多後代挾劣加版築輓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即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
治謂監督
其疏注治謂監督其事。釋曰言大喪用役謹若喪時輓之器。六引之等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云治謂監督者謂監督其事。及葬執蠹以與匠帥佈置

而治役
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縛皆衛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紼以紼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翽羽葆幢也爾雅曰蠹翳也指摩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蠹桃報反劉音毒隱音舊縛音弗翽劉音桃賊徒報反羽音雨幢直江反行戶剛反。疏及葬至治役。釋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下行列同。向墻執蠹者蠹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役人也。注匠師至逸退。釋曰匠師事官之屬者以其事官是主工匠之職此官又名匠師故知匠師事官之屬官也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者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土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案天官注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考者彼據冬官亡故云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故云匠師冬官考也云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

師遂治之云治謂監督者謂監督其事。及葬執蠹以與匠帥佈置

葬引者之官亡雖無文以其主匠即知其葬也雜記曰丹正
柩者案彼注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云諸侯執紼五百人
鄭彼注云一黨之民云四紼甚銜枝者謂引之時銜枝所以
止謹蹕云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謂夾柩車匠師執紼羽葆
幢此諸侯之禮引之者以天子無文引以況天子之法案彼
鄭注天子千人與言執紼羽葆幢者彼文唯有執紼無羽葆
幢之言今云羽葆幢者鄭因釋紼是羽葆幢又引爾雅曰轟
翳也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天子六紼千人輓
之執紼者柩車恐傾側執紼者指麾輓柩之役人役人治喪
者使柩車令不傾側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恐行列進退失
所皆以朝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謂
侯禮匠師執紼此天子禮鄉師執紼葬甲不同也
及窆執
斧以泄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泄之使戒其事
秋傳曰日中而禘禮記所謂封者立讀為**疏**及窆至匠師
泄泄謂臨視也。塋補登反封彼驗反。**疏**釋曰及至也
窆是下棺也至塋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泄匠師匠師主衆
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匠
師至視也。釋曰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案檀弓云公室視
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

終曰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岬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
于人分置於六德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
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泄之使戒其事者
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
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又云故書泄作立者於義取後鄭讀
還從泄司農云空謂葬下棺也者三禮及諸文但言窆者皆
是下棺故引春秋傳也案左氏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
葬可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塋弗毀則日中而塋子
大叔請毀之子產遂不毀日中而葬又引禮記所謂封者案
玉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亦云以鼓封皆為封字塋封及
此經筵字雖異皆是下棺之事云立讀
為泄泄謂臨視也者謂臨視匠師也
凡四時之田前
期出田濟于州里簡其鼓鼙鼙旗物兵器脩其

卒伍田法人徒**疏**凡四時至卒伍。釋曰言四時之田
及所當有者謂春蒐夏苗等凡田獵人徒等皆
出於州里故未田獵之前須鼓鐸旗物之器故預簡閱云修
其卒伍者謂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皆須修治預為配當。注
田法人徒及所當有者。釋曰云人徒者即經卒
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
及期以司

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

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

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大夫致衆庶

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臂鄭大夫讀屯為課殿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為屯從屯

○斷丁亂反男為于偽反下為州長為鄉大夫為州黨同隼雖允反旗音餘別彼

疏及期至之訟○釋唐云及期請至列反殿都逼反下同

田獵之期日云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者卿師為司徒致衆庶故還用司徒之大旗言致衆庶者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旗於行首云辨鄉邑者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

有公邑之民分別之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鄉師治其民庶政令及刑禁等云巡其前後之屯者謂兵衆屯聚各有軍將教命

前後而巡行之而戮其犯命者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教命犯命者則戮之又云斷其爭禽之訟者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有爭禽之訟鄉師斷之○注司徒至從屯○釋曰云

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司常職云熊虎為旗此經云司徒大旗故知司徒自致衆庶以熊虎為旗也云此又以之

明為司徒致之者此鄉師也經云以司徒大旗明用司徒大旗故知為司徒致之也云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者案司

常陳九旗之次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旛又云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大司徒既

是卿官尋常建旛在軍建熊虎卿既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旛下明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熊虎下可知云鄭大夫讀屯

為課殿者未知鄭大夫所讀更出何文或謂當時俗有課殿之語故讀從之云杜子春讀為在後曰殿者謂軍在前日啓

在後曰殿玄謂前後屯兵也者屯兵則是殿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者謂大司馬云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是

車徒異部也云今書多為屯從屯者謂故書之內為殿者少為屯者多以多言之宜從屯

凡四時之

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

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疏北四至市朝○釋曰云凡四時

聲○朝直還反下同徵令有常者鄉師各於其鄉內以木鐸警戒巡於市朝使民知之○注徵令至發聲○釋曰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獨言狩

者略舉冬言之云及正月命脩封疆者案月令孟春之月命脩封疆謂田之界分也云二月命雷且發聲者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言此等政令皆有常時故引之以證徵令有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難既常者也

以王命施惠

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難既飢乏也鄭司農云賜讀為周急之周。難古

艱字本

疏

於國及至野外賜給萬民之有難既者云以王

命施惠者言於其時以王命施布恩惠於下民也。注歲時至之周。釋曰言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鄭知不是四時者以其難既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為四時解之鄭司農云賜讀為周急之周者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疏

釋曰云歲終

冬云則攷六鄉之治者謂鄉師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過云以詔廢置者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宰廢置

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

樂之器

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甲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簋簠鼎俎之屬問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

素俎楛豆軼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

黨也賓器者尊俎筮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

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問有故而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

相補則禮行而教成。楊苦瞎反疏正歲至之器。釋曰輿九勇反軸音逐楛音福又音通疏正歲稽鄉器者此一

句與下為揔目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

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問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問問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族共喪器者百家為族族師一人

主集合射器以共州長之射云州共賓器者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長一人主集合賓器以共鄉大夫行鄉飲酒之禮云鄉

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

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其則旁相共也。注吉服至教成。釋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則黨祭祭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吊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比長主集為之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者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故知比長主集為之云祭器者簠簋者案特牲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況義耳云喪器者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云素俎楊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楊豆兩邊無勝此不言籩無勝者文略也云軾軸之屬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軾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軾軸引之者亦以況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軾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不言棺傳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並是罰物所為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為之者以其不為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云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者案鄉射大射皆云執長弓挾乘矢楛在庭中射訖命弟子取矢置於楛

以。筭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云之屬者之屬中容有候乏等云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有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又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即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少主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三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上下相補者自此共吉凶二服至共實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不相補云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若國大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

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考教視賢能以

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史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師考教學之官知其道藝進不虛實云稽器者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云展事者謂行事在上善者賞之惡者誅之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世國盧氏

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校勘記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棻

周禮注疏卷十一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一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

唐石經宋本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灋改法非下頒比灋教灋用灋脩灋及鄉

師職準此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

唐石經宋本岳本廢作廢注中同凡興廢字與廢疾字劃然有別此作廢

非嘉靖本辨作辨亦誤唐石經宋本皆作辨也下及鄉師職等悉準此

謂鄉中州祭社黨祭崇

監毛本崇誤宗閩幸作崇

皆弛舍無賦

閩本岳監毛本弛改施非賈疏依注用弛字

今時白役簿

惠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白作日是也

公追戎于濟西

此本注及疏濟皆誤齊今據諸本訂正

案大宰九賦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賦誤職

故鄭不從之

惠校本故下有後

貢祿不平

宋本嘉靖本同余本閩監毛本貢作穀蓋依今本孟子所改

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

宋本嘉靖本毛本同疏引注亦作二萬閩監本誤一萬

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毛本於誤于

地事謂農牧衡虞也

諸本同惠校本作虞衡云余本仍作衡虞

云四井為邑方三里

浦鏜云二誤三

據稅於王者而言

惠校本作據一且稅入於王者而言

牧則數牧以蕃鳥獸

浦鏜云數誤數

故釐三等之號以表之

釐疑舉之訛

謂施民者之職

浦鏜云者之疑之九誤案注云職謂九職也

故其官川衡林衡山虞澤虞之官主當

浦鏜云當疑掌訛

杜子春云讀為域者

惠校本讀作當

帥帥而致於大司徒

浦鏜云帥帥誤帥帥

故知小功役之事

浦鏜云力役誤功役下司

皆碑挽引而下棺

浦鏜云背讀皆

謂國社侯勝國之社

浦鏜云侯下脫一社

其外更言夷鎮蕃三服為夷狄

浦鏜云言當有字誤

有功則賞之

惠校本作則賞賜之

徇以木鐸

唐石經末本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徇作徇訛疏及鄉師職準此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

閩監毛本懸改縣下同

云修法糾職者

閩監毛本修作脩此與經中作脩異下同

鄉師

辨其老幼貴賤癯疾馬牛之物

唐石經宋本同此職疏中亦作癯疾嘉靖本閩監毛本作

廢非

掌其戒令糾禁

毛本戒誤刑

謂築作堤防城郭等

閩本同監本堤誤提毛本改隄

士虞禮所謂菹

案菹當從諸本作苴此涉上文誤

故書輦作連

禮說云古連輦通車從夫雙引為輦車從是步挽為連一象形一會意也破連為輦輦古

從今尖之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輦輦則古輦皆作連矣

及葬執燹

燹桃報反葉鈔本作執燹然則作燹者非注中同燹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銜作銜惠按本疏

四綽皆銜枚

中同

翽羽葆幢也

葉鈔釋文作幢也○按作幢是也爾雅音義引作翽羽葆幢也此可證燹即翽古通用

銜枚所以止謹

閩監毛本灑作灑

匠師執翽羽葆幢

經義雜記曰匠人作匠師訛當改正案下引雜記同誤

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

毛本干作二壞字

日中而墉

閩監毛本同宋本墉作備載音義同嘉靖本墉字上旁改刻蓋本作備釋文而墉葉鈔本作備

出田灋于州里

唐石經宋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灋改法

鄭大夫讀屯為課殿

漢讀考云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賢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為屯從屯今

注作鄭大夫讀屯誤

釋曰云及期惠按本下有者此脫

元謂前後屯兵也者首一字當衍

而調萬民之嘉靖本躋釋文躋古艱字本亦作艱案經當作躋注

躋阨飢乏也嘉靖本飢作饑當據訂正

若州黨賔射之器者嘉靖本下有也字此脫當補

執長弓挾乘矢惠按本長作張此誤

以八筭置于中士則鹿中之等是也監毛本八筭誤人

筭二字不誤

關於禮義浦鏜云儀誤義據儀禮通解續按

謂考鄉中禮樂兵器之等惠按本作禮器此作樂誤

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南昌袁泰開校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云萬二千五

百家疏

鄉大至禁令。釋曰六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令及十二教與五禁號令皆掌之。注鄭司至為鄉

釋曰案上文五州為鄉故知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

其德行察其道藝

其治所州長以下。治直吏反下考鄉史治所治處同行下孟反下

及注德行之疏

正月至道藝。釋曰言正月之吉者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云受法於司徒者謂若

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者謂已於司徒受得教法遂分與州長已下至此長云使各以教其所治者亦謂州長已下至此長各教所治也云攷其德行者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

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云察其道藝者謂萬民之中有六藝者並擬賓之。注其鄉吏州長以下。釋曰以其此長以上至州長皆屬鄉大夫故知鄉吏州長以下至此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

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

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子嗣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

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卒也疾者謂若今廢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復音福

下疏以歲至其書。釋曰云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登猶成也定也大家謂男女謂四時成定其男女多少云

辨其可任者謂分辨其可任使者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者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外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

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者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

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者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

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

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

別云其舍者謂不給繇役則國中貴者已下是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其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故

云歲時入其書也。注登成也至司徒。釋曰云登成也定也者以其夫家眾寡若不作文書則多少齒歲不定若作文

書多少成定故云登成也定也云國中城郭中也者以其對野故知國中是城郭中也云晚賦稅而早免之者以其經云

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云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以此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

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鄭司農云四事皆若今者並舉漢法況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知者二一

以其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

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賢者

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疏三年至賓之謂六德六行道藝謂六藝云而興賢者則德行之人也能者則道藝之人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者謂州長以下云與其眾寡者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云以禮禮賓之者以用也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注賢者至賓之釋曰云賢者有德行者欲見賢與德行為一在身為德施之為行內外兼備即為賢者也云能者有道藝者鄭亦見道藝與能為一上注云能者政令行其身有道藝則政教可行是能者也云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眾寡不言其數此經眾寡兩言無問多少帶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若今舉孝廉及茂才者孝廉眾人之德行故以孝廉况賢者茂才則秀才也才人之

技藝故以况能者也玄謂變舉言興者案禮記文王卅子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故今貢人皆稱舉今變舉言興云謂合眾而尊寵之者合眾即此經云鄉老及鄉大夫已下是也云鄉飲酒之禮者則儀禮篇飲酒賓舉之亦是也

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

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上其時掌反藏才浪疏厥明至貳之釋曰厥明者謂今日行鄉飲酒之反禮也至其明日表奏於王注厥其至之時釋曰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是春官天府職文也引之者欲見天府掌寶物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於天府云內史副寫其書者貳副也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

退而以

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

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

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天聰明是古老子與此文
為今皆順民為治故云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也
歲終

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疏

年終至致事。釋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
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

以下致與大司農然後考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

憲之於其所治之國疏釋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

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大詢于眾庶則

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

大詢于眾庶洪範疏大詢至於朝。釋曰國有大事必順

所謂謀及庶民於民心故與眾庶詢謀則六鄉大夫

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其詢謀

之。注大詢至庶民。釋曰知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者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眾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

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小司寇銜不云大

大卜云大貞即此詢國危之等也鄭司農云大詢於眾庶引

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彼謀及庶民即大詢於眾庶一也故引為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

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

其間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注使民至治處。釋曰二

十五家為閭中士為閭胥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雖

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以旌節輔令則達之以徵

令行其將之者疏以旌至達之。釋曰國有大事故恐有

無節則不得通疏茲寇故使民徵令出入來往皆須得旌

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

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鄭司農云二

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疏州長至之灋。釋曰

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疏一鄉管五州中大夫

一人為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

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為

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則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
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已下者此是禮記射
義文天子諸侯射先燕禮鄉大夫士射先鄉飲酒之禮
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
相之圃矍相地名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蓋
觀者如堵墻者以其鄉內衆庶皆集在矍所故云觀者如堵
墻云射至於司馬者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射變司
正爲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
則子路爲司射也云子路出誓者以其衆庶多不可盡與之
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案鄉飲酒
之禮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筭爵始射在無筭
爵前今誓在無筭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筭爵前今未射之前
用此無筭爵禮二人舉觶之法以誓衆庶耳非謂此射在無
筭爵後云論衆庶之儀若是乎者孔子謂諸侯鄉大夫此經
是天子鄉大夫引彼以證此故云乎以疑之

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

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疏

此謂至

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釋曰言此謂使民興賢者謂上經賓舉者皆民中舉之還使治民故云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謂使鄉外與民爲君長云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謂能者復來入鄉中治民之貢賦。注言是至爲治。釋曰云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以其自有德行道藝故還使之教民以德行道藝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爲比長鄧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於內也云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者禮記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故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已下是尙書咎繇篇之文也自用也言天雖聰明視聽既遠不自用己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謂若湯武是也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威畏也天雖明察可畏不自用己之明威用我民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謂若桀紂是也云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者但聖人形如枯木心若死灰空洞無我故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引之者證順民爲本之意云如是則古

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天聰明是古老子與此文
為今皆順民為治故云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也
歲終

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會計也致事言
其歲盡文書

年終至致事。釋曰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
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
以下致與大司

農然後考之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

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釋曰正歲建寅之月鄉大
夫令州長已下羣吏令使

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故云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憲者表縣之也
大詢于眾庶則

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
大詢者詢國危詢國
遷詢立君鄭司農云

大詢于眾庶洪範
大詢至於朝。釋曰國有大事必順
所謂謀及庶民

於民心故與眾庶詢謀則六鄉大夫
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其詢謀
之。注大詢至庶民。釋曰知大詢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者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眾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

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詢小司寇雖不云大
大下云大貞即此詢國危之等也鄭司農云大詢於眾庶引
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彼謀及庶
民即大詢於眾庶一也故引為證

國有大故則令民

各守其間以待政令
使民皆聚於
閭胥所治處

國有至政令
釋曰大故謂
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人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
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注使民至治處。釋曰二
十五家為閭中士為閭胥

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民雖
以徵

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
以旌至達之。釋曰國有大事故恐有
無節則不得通

疏
茲寇故使民徵令出入來往皆須得旌
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使過故鄭云
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鄭司農云二
十五百家為

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
州長至之灋。釋曰
一鄉管五州中大夫

疏
一鄉管五州中大夫
一人為州長故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也教謂十二教之外
所施政令皆治之。注鄭司至夏州。釋曰二千五百家為

州論語曰雖州里行乎哉春秋傳

州者雖無正文約則有之案上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又引春秋傳曰已下者案左氏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伐陳遂入陳殺復殺舒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復州注云言取討夏徵舒之州引此者以證有州之義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

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

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聚也固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屬音燭注下皆同疏正月

之。釋曰謂建子之月一日也各屬其州之民者屬猶合也聚也謂合聚一州之民也而讀灋者謂對衆讀一年政令及一二教之法使知之云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者謂考量民之六德六行及六藝之道藝而勸勉之使之勤脩云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者民有過惡糾察與之罪而懲戒之。注屬猶至其善。釋曰言因聚衆而勸戒之者謂欲勸戒之必須聚衆故言因聚衆而勸戒之欲其善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

序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疏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會如字注同

若以至州序。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皆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者凡讀灋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灋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序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序州至之志。釋曰此知州黨學序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序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序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序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釋陳也言各陳己志者謂若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大喪皆蒞其事

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率者也蒞臨也疏凡

至其事。釋曰云凡者以其大祭大喪非一故云凡也云州之大祭祀大喪者則非國家祭祀喪事謂州之大祭惟有春

祭社也州之大喪者三公鄉大夫之喪也云皆蒞其事者
州長皆臨其事也。注大祭至臨也。釋曰言大祭祀謂
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此經又因言州之大祭
祀故知還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
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兩社之類又對
黨祭祭族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云大喪鄉老鄉大夫者以
其遠郊之內置六鄉鄉老與鄉大夫死不出六鄉要在一鄉
一州一黨一族一間之內今據州而言故云於是幸者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

其戒令與其賞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掌其戒**疏**
若國至賞罰。釋曰言若者不定之辭若知也如有國家作
起其民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此數事者
皆須徵聚其民州長則各帥其民而致之于司徒也云掌其
戒令與其賞罰者州長既致其民還自領已民為帥帥故還
使州長掌之也。注致之至帥帥。釋曰云致之於司徒也
者謂州長致與小司徒乃帥而致與大司徒故小司
徒職云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云因為帥帥者若衆屬軍吏
別有軍吏當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為帥帥也但在鄉為

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已民為師帥即是因內政寄軍令也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

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
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

申之。重疏歲終正如初。釋曰既不言正歲之終周禮
直用反。疏之內直言歲終者皆是周之歲終也言則會

其州之政令者謂會計當州黨正已下政令文書將以考課
也云正歲則讀教法如初者以其建寅之月得四時之正於

教令審故又讀教法言如初者亦當屬民讀之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

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疏**三年至廢
也鄭司農云贊助也

州長至三年大案比之日則大考州里者謂年年考
訖至三年則大考之言大者時有黜陟廢興故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云五百家為
黨論語曰孔子於鄉

黨又曰闕黨童子。治疏黨正至教治。釋曰言各者一
直吏反族師治令同。疏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
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至童子。釋曰先鄭
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此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

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數音所角反

疏及四至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注以四至

彌數者上文州長皆有建乎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

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祭并正歲一年十度讀法者以其

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

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

黨正而已案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摠釋云彌

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春秋祭祭亦如之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祭亦春秋祭祭神也○注祭謂至稷云○釋曰鄭知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祭祭水旱

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皆是祭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祭祭

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謂

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

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

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

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眾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

于尊東所謂遵○蜡仕詐反依字作措為疏國索至不齒于偽反隙去逆反本又作卻第音悌下同疏釋曰黨正行

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已上

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一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一命亦天子之臣若有一命之人來者即于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年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若然典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至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邊豆有加故不得邊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

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日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亡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已上豆數之言此經唯有一命已上觀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者證此經一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一命已上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一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固在堂下以其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

東所謂遵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
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遵席位
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
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遵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
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
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
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
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是以
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一命子男之卿
再命大夫一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
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一
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
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
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一命齒于鄉里在
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
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射記云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
以公士爲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故天子之士再命者亦
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凡其
能非正齒位法別爲一禮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黨之祭祀喪絕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

禁其黨之民。凡其至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

疏凡其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

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真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
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督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
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
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

以其灋治其政事亦於軍因

疏注亦於至旅帥。釋曰此亦如上釋

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
人則五百人爲旅黨正還爲旅帥亦如州長因爲師帥也

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疏釋曰黨正以

族帥以下諸官等故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
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
大夫致與大司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

藝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

疏衆庶讀法日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書記

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

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被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疏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也。注涖臨至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

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及大比亦如之疏。釋曰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為小耳

大案比黨正亦涖之。及至也族師至三年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政事非政之事鄭司農云百家為族

疏族師至政事。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其族師主百家各自受法于上而掌其族戒令政事也。注

政事至為族。釋曰云政事邦政之事者謂國之征役皆是也先鄭云百家為族者亦約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故知族。百家也。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者。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

讀邦。月吉至學者。釋曰此族師亦聚眾庶而讀法因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

此云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事有學即六藝也計族師所書亦應不異黨正但文有詳略故所言有異但族師親民故

析別而言耳。注月吉至邦法。釋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

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及為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為正月吉也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為正月之吉則與黨正

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為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為得後鄭從之故引之在下也

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

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蟻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

以長幼相獻酬焉。酺音步或音蒲校戶教反蟻掩全反蟻覓經反酺與音餘下步與同祭榮敬反本亦作祭下黨祭同

疏春秋祭酺亦如之。釋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法也。注酺者至酬焉。釋曰鄭知酺

亦如上月朔讀法也。注酺者至酬焉。釋曰鄭知酺

者爲人物裁害之神者凡國之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爲裁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稷亦爲水旱與物爲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爲裁害之神也云故書醕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醕者校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醕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爲正故佐之也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爲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醕亦與人物爲害云則未知此世所爲蠶螟之醕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醕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蠶螟之醕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醕定當何醕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者上黨正雩祭鄭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祭爲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祭同故言云以疑之云放長無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醕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者鄭必知因祭醕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醕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醕旅酬相酌似之也即引明堂禮乃命國醕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醕法醕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

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

癡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登成也疏以邦至定也

釋曰云以邦比之法者案比之法國家有常故據其常法以案比之故云以邦比之法也云帥四閭之吏者族師管四閭閭胥皆中士又有二十比比長皆下士是帥四閭之吏也云以時屬民而校者謂屬聚其民而校比之也云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者夫家即男女也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若然則六口爲中七口已上爲衆五口已下爲寡云辨其貴賤老幼者貴謂卿大夫賤謂占責國之斥幣販易之人也癡疾謂癡於人事疾病若今癡不可事者也云可任者謂若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則可任也者及其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駕牛馬輦人挽行皆辨之也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

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

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以相葬埋

相其猶相救相調○葬如字劉才郎反埋本或作狸莫皆反

疏

五家至葬埋

釋曰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又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在
家為有五家為比比長領之無十家為聯相管之法今云十
家為聯者以在軍之時有十人為什本出於在家故并二比
為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并故覆云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明
是在軍法耳云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者張逸問族百家安得
有八閭鄭答并之為聯耳若然亦如二比為聯之類也云使
之相保者謂相保不為怨負云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
託云刑罰慶賞相及者案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
之說門內尚否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答族師之職周公新
制禮使民相共勅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
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體○注相共
至相調○釋曰案大司徒職云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
州使之相調此所戒勅也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人
亦與彼同故引為證也

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

治令戒禁刑罰

亦於軍因

疏

若作至刑罰○釋曰若作民而師田行役

則合其卒伍者族師主百家家出一人即為一卒卒長還使
族師為之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云簡其兵器者在軍即有
弓矢戈矛戟戟云以鼓鐸旃物者案大司馬春辨鼓鐸王執
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
鐸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錡又司常云王建大常已下是鼓
鐸旗物也帥而至者族師以帥士卒具備帥至於鄉師以致
司徒也注亦於軍因為卒長者亦釋經掌其治
令已下亦非眾屬軍吏還是自為卒長者也

政致事

間胥各掌其間之徵令

疏

注鄭司至為閭

釋曰先鄭知二十五家為閭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故
知閭二十五家也而云各掌其間之徵令者徵令即下文歲
時以下之
事是也

以歲時各數其間之眾寡辨其施舍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

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祀謂州社黨禋族醜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

驚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政為征暨為既○數色主反政役如字杜音征會如字疏以歲至恤者○釋曰言下會同暨其器反又斤乙反疏以歲時者謂歲之四時云各數其間之眾寡者閭胥各自數當閭之內戶口多少云辨其施舍者亦謂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已外施舍不役云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者謂州長黨正族師祭祀及役政與王家喪紀閭胥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注祭祀至為既○釋曰知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醜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此三者而已故知義然也云役田役也者上文師田行役並言則役是役作但田是國之常事田重於功作此文不云田故知役是田役也知政是州射黨飲酒者政與上祭祀連文聚眾庶故知若州射及黨飲酒也云喪紀大喪之事也者此大喪王之喪也知者以其聚眾庶明非上州之大喪故以王之喪解之

凡事掌其比

饋撻罰之事

饋撻者失禮之罰也饋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扑也故書或言饋撻之罰事杜子

春云當言饋撻罰之事○饋古橫反撻吐達反扑普卜反

疏

凡事至之事○釋曰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

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饋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饋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饋撻罰之事○注饋撻至之事釋曰鄭知饋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觥其觶故知用兕牛角為饋爵也云撻扑也尚書云扑作教刑孔云扑撻楚故知此撻亦扑也云故書或言饋撻之罰事杜子春云當言饋撻罰之事者子春之意以饋罰在之上於義為切故從經為正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

奇衰則相及

衰猶惡也○治直吏反疏比長至相及

五家下士為之家數雖少亦有治法故各掌其比之治云五家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云相和親者案尚書云爾室不睦爾唯和哉五家之內有不和親則使之自相和親云有臯奇衰則相及者五家有罪惡則連及欲使不犯故注云

衰猶惡也。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

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疏。徙于至授之。釋

所處之吏明無罪惡，便婢面反。疏曰：五家之內人有

不便其居，須徙者，則使伍長從而授之。注：徙謂至罪惡。

釋曰：云徙謂不便其居也者，古者三歲大比之年，民有願馱

於本居之處不便，則任民遷徙。故云不便其居也。周法遠郊

百里內并國中，共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當鄉

之內言，或國中民出徙郊者，先從近向遠。釋經徙于郊之

文也。云或郊民入徙國中者，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云皆

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者，釋經則從而授之之文也。若

有罪惡，則下文無授無節。圜土內之其人私逃，有何付授之

也。今伍長自往付授，明無罪惡，直是不便其居耳。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

行之。徙于他謂出居異鄉疏。若徙至行之，釋曰：上經

長送付彼吏，今此經言徙于他，是出向外鄉，則當為旌節。乃

行之。注：徙於至乃達。釋曰：言徙于他對上經直言國中

及郊為鄉內，此言徙于他，明是出居異鄉也。云授之者有節

乃達者，鄭欲見上經鄉內徙者有授無節，此徙外鄉非直有

授兼亦有節，乃可行。故鄭言此有節亦若無授無節，則

授之者也。此節即道路用旌節一也。若無授無節，則

唯圜土內之

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

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疏。若無至內之。釋曰：搃

閉於出之。呵呼何反，又音何。疏。結上二經，故鄭云鄉中

無授出鄉無節，此皆罪人故當。唯圜土內之也。注：鄉中至

出之。釋曰：上釋出鄉有授兼節，此注釋鄉中無授出鄉無

節，以出鄉空有節而全無授者，以其出鄉雖兼有授，直舉有

節，似對鄉內有授何妨有節兼有授也。若直有節而無授，何

以分別罪惡之人云：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者，謂

所過之官司見即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

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圜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

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云圜土者，獄城也。

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者，案禮記深衣有規矩權

衡，規配東方，仁矩配西方，義但獄斷獄之法，有義有仁，雖以義

斷使合宜，仍以仁恩閱念求得。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情實閱念出之，故獄城圜也。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

壝，謂壇及壝埒。

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
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疏 封人至樹之。釋曰云掌設

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為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為溝塹其土在外而為封又樹木而為阻固故云為畿封而樹之。注壝謂至細也。釋曰壝謂壇及壝埒也者壝埒即壝經不言壇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故解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是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為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
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
凡封國設

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
封國建諸侯
疏 凡封至四

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歲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云

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以上至五百里四邊皆有封疆而樹之故云封其四疆也。注封國至之封。釋曰封國建諸侯

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是也

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疏 釋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

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
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

職 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職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上乘其聚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唯為于僞

反下同單音丹乘繩證反
疏 令社稷之職。釋曰春秋

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注將祭至始也。釋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未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

稷者也云唯為社事單出理者畢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

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毗當家之內一人為正率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

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為社上乘其聚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一夫自入其治一夫稅入於君以其粢盛而祭社故云丘乘其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爲土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其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

其福衡置其絛其水稟

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

牛也絛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繩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命不得抵觸人玄謂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椶狀也水稟給殺時洗薦牲也絛字當以豸爲聲。福音福絛木又作絛持忍反稟古老反清如字及才性反著直略反令力呈反抵

疏

凡祭至水稟。釋丁禮反椶音如沈一音瑕豸直氏反

之天地宗廟先大次小之祭祀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飾其牛牲者祭祀尙潔淨故飾治使淨也設其福衡者恐抵觸人故須設福于角牽時須易制故設衡于鼻置絛當牽行故亦置之于鼻也須洗薦牲體故其其水稟也。注飾謂至爲聲釋曰司農云福衡所以福持牛也者司農意以衡爲持故云所以福持牛以福衡其一物解之與子春同後鄭不從之矣

云絛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繩與古者名同者若然自漢以前皆謂之繩案禮記少儀云牛則執紃則絛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紃也云皆謂夕牲時也者但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而言也杜子春云福衡所以持牛命不得抵觸人者子春意福衡唯設于角與司農義同後鄭亦不從也玄謂福設于角者福者相福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橫也謂橫木於鼻今之馳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椶狀者漢時有置于火之上謂之椶故舉以之爲況衡者也云水稟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稟飲飼水所以洗牲稟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絛字當以豸爲聲者爾雅有足曰蠹無足曰豸但牛絛以麻爲之從絲爲形以豸爲聲故云絛字當以豸爲聲

豚

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欲神也毛炮豚者爛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鄭司農云封人主歌舞

其牲云博碩肥膋。炮薄交反。疏。歌舞至之豚。釋曰言爛似鹽反去起呂反膋徒忍反。歌。歌舞者謂君牽牲入時封人隨後歌舞云博碩肥膋也云及毛炮之豚者謂造炮豚之時則爛去其毛以炮之也。注謂君至肥膋。釋曰案

禮記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是君牽牲入時也
云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者解封人隨牲後歌舞之
時節及使神歆享之意云毛炮豚者爛去毛而炮之者經直
云毛炮恐人以并毛炮之案禮記內則有炮豚炮皆編萑
以苴之塗之以墁塗孰乃擘去之彼雖炮亦不言去毛炮之
鄭知去毛者辨豚之毛於牲無用空以汗損牲體故知凡炮
者皆去毛也云以備八珍者彼內則八珍之中有炮豚此炮
豚與彼同故知此炮豚以備足八珍也鄭司農云封人主歌
舞其牲云搏碩肥腍者此左氏桓公傳隨季良之辭彼云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腍引之者證封人歌舞牲時有此辭也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明則飾其牲

大盟會同之盟

疏

凡喪至牛牲。釋曰言凡此下四事王之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斂朔月月半薦新奠祖

奠大遣等皆有牲牢賓客有殺牲之者唯據致殯及饗餼饗食皆有殺牲之事軍旅殺牲者謂饗獻軍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摠云飾其牛牲也。注大盟會同之盟。釋曰案觀禮及司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王皆為壇于國外行盟誓之法故鄭依而言焉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

軍旅以正田以

音聲五聲合和者

疏

鼓人至田役。釋曰言掌教者必教他官案賦

瞭職發首云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下又云掌大師之縣鼗禮獻亦如之雖不云擊鼓上下文參之其五鼓是賦瞭擊之則此所教者當教賦瞭也其晉鼓當教鑄師故其職云掌金奏之鼓此文云以晉鼓鼓金奏故彼鄭注云主擊晉鼓是也又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言音聲也云以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鼗鼓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鼗鼓鼓後事是也田獵所以習戰則田鼓當與軍事同案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等是也此一經是與下文摠目之語也。注音聲五聲合和者。釋曰案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則五聲須鼓乃和故鄭云五聲合和者鄭不解音者單出曰聲和比曰音音聲相將之物故釋五聲則含得音故不重云音也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鼓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別。注教為至之事。釋曰鄭其聲所用之事。別彼列反

疏 注教為至之事。釋曰鄭云教為鼓擊鼓者大小

之數者則雷鼓八面之等云而辨其聲用鄭云又別其聲
所用之事則下文雷鼓及四金聲之所用各不同是也

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疏**以雷至神祀釋曰

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

方丘大地祗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祗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

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注雷鼓至神也

釋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韞人為阜陶有晉鼓

鼓阜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

鼓祭地祗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祗宜八

面故知**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疏**以靈鼓鼓

義然也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摠

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祗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

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祗其實**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

地之大小之祭皆用靈鼓也享宗廟也**疏**以路鼓鼓鬼享釋曰案大宗

伯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筭

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為次祀祭筭

為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其天神地祗大小同鼓故也**以鼓**

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鼗鼓長**疏**以鼗鼓鼓軍事

春執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

執鼗鼓向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

之等也注大鼓至八尺**疏**以鼗鼓鼓軍事釋曰案大司馬云

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

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以鼗鼓鼓役事**鼗鼓長丈

疏以鼗鼓鼓軍事釋曰案大司馬云

大鼓謂之鼗鼓長

疏以鼗鼓鼓軍事

春執鼓鐸王執路鼓諸侯執鼗鼓軍將執晉鼓鄭注云王不

執鼗鼓向之於諸侯門社軍以鼗為正無妨兼有路鼓晉鼓

之等也注大鼓至八尺**疏**以鼗鼓鼓軍事釋曰案大司馬云

大此唯兩面而已而稱大者此不對路鼓已上以其長八尺

直對晉鼓六尺六寸者為**以鼗鼓鼓役事**鼗鼓長丈

大耳鼗鼓長八尺韞人文**以鼗鼓鼓役事**鼗鼓長丈

音**疏**以鼗鼓鼓役事釋曰案絲詩云鼗鼓弗勝鄭云鼗

者但起役止役皆用鼗鼓兩處義得相兼耳注鼗鼓長丈

二尺釋曰丈二尺韞人文此既丈二尺大於鼗鼓不得大

名但鼗鼓長八尺尚對晉鼓為鼗明鼗鼓亦**以晉鼓鼓**

大可不可同名為鼗故別以鼗鼓為號也

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疏**以晉鼓鼓金奏釋

故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金則鍾也奏則

擊也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云晉鼓鼓金奏注晉鼓至編

鍾釋曰晉鼓長六尺六寸亦韞人文云金奏謂樂作擊編

鍾者案磬師云擊編鍾鄭注云磬亦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

編於鍾言之者鍾有不

編不編者鍾師擊之若然則磬師擊編鍾師擊不編鍾又案鑄師云掌金奏之鼓鄭注云主擊晉鼓則此晉鼓和金奏但鍾之編與不編作之皆是金奏晉鼓皆和之矣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故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是以金鑄和鼓也鑄于不編之鍾亦有鼓鼓即晉鼓也

以金鑄和鼓 鑄于確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也。疏曰謂作樂之時以。鑄音淳確音對本又作椎直追反。疏曰謂作樂之時以此金鑄和於鼓節也。注鑄鑄至相和。釋曰鑄鑄于也者鑄于之名出于漢之大弓樂官并云其形圓如確頭大上小下並出彼文而知之。又云樂作鳴之與鼓相和此鄭以意解之案下三金皆大司馬在軍所用有文此金鑄不見在軍所用明作樂之時與鼓相和故云和鼓也

以金鑄節鼓 鑄也形如小鍾軍相和故云和鼓也。疏曰此謂在軍之時馬職曰軍行鳴鑄。疏曰此謂在軍之時鑄直角反鈺音征。疏曰此謂在軍之時至鳴鑄。釋曰鄭云鑄征也者案詩有鈺人伐鼓就而解之彼注鈺以靜之此解以為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云形如小鍾者亦據漢法而言也云軍行鳴之以為鼓節此依大司馬文而釋故引彼文云軍行鳴鑄對

上金鑄作樂為節案彼是公司馬所執也

以金鑄止鼓 鑄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

馬職曰鳴鑄且卻。疏曰此案春秋左氏傳曹兵政反本又作柄下同卻起略反。疏曰此案春秋左氏傳曹

劇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書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鑄。注鑄如至且

卻。釋曰云鑄如鈴無舌者亦約漢法而知也云有秉執而鳴之者案大司馬云卒長執鑄故知執而鳴之也又引司馬

職鳴鑄且卻者欲見軍卻退。疏曰此是金鈴金

時鳴之是止鼓時所用也。疏曰此是金鈴金

馬職曰司馬振鐸。疏曰此是金鈴金

鐸待浴反鈴音零。疏曰此是金鈴金

舌者為木鐸施令時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即擊鼓故云通鼓也。注鐸大至振鐸。釋曰鐸大鈴亦約漢法知之引司馬職者案彼兩司馬

鼓兵舞帳舞者 兵謂干戚也帳列五采繒為之有疏凡祭至舞者。釋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帳

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帳

者亦莊二十五年傳辭彼傳云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譏其為大水用鼓引之證其日月得有用鼓法春秋不記救月食者但日食是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記之月食是陽侵陰君侵臣之象非逆事故略

不記之也 **大喪則詔大僕鼓** 始崩及 **疏** 注始崩也。釋曰案大僕職云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是鄭所據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帔也四方

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望或為義立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

○曠呼但 **疏** 舞師至之事。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反聖音皇 **疏** 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皇者之子不舞

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被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注羽析至如帔。釋曰但羽舞用白羽帔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帔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

早又祭法云雩云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省故知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象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皇為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望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望或為義皆不從之矣

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帔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

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帔舞若 **凡野舞則皆教之**

然帔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謂野人 **疏** 凡野至教之。釋曰案序宮舞徒四十人欲學舞者 **疏** 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

有能學皆教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小祭祀至玄冕以待其闕耳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所祭者與猶作

也注小祭至祭者。釋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屬
鼓兵舞帔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
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帔舞而
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
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而精嘉萬千天書
申中選樓藏南精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業

周禮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二

鄉大夫

若今癘不可事者

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癘作廢當由臆改

案韓詩外傳

盧文昭曰外衍字

敬所舉賢者能者

嘉靖本敬作賓非惠按本亦一作賓云余本仍作敬

以禮賢者能者賓客之舉

閩本同此本舉字剝擠蓋本作賓客之無舉字監毛本改

作賓客舉之非

其身有道藝

惠按本上有以字此略

故書舞為無

九經古義云古無武同音又武舞通禮器語有武方注云武當為無聲之誤也論語射不

主皮馬融注用此文作五日興武漢武梁祠堂畫象秦武陽今史記作秦舞陽

必知容得為孝者 閩監毛本知誤和

射則是男子之事 惠按本無則此所

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 此鄉大夫當作卿大夫

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 惠按本作州長已下此誤

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閩本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無之字國字下屬與賈疏合余本衍之字唐石經於其所下損闕三字以字數計之當有才字監本刊落之字而誤併去國字石經考文提要無之字云從宋附釋音本周禮句解

知大詢詢國危 閩監毛本知誤如

一曰詢國危已安庶民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 朱本

州長

日詢國危已下此亦云國大詢于衆庶而致於朝閩監毛本已改以於朝改于朝非唐石經已作於朝

教謂十二教之外所施政令皆治之 閩本同監毛本教謂十二之下有教

云治政令之法者謂十二教共十二字當由臆增口按監毛本是他本誤也賈意於經教字一逗然黨正云政令教治則賈讀非也

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 惠按本作唯謂此誤

此知序州黨學者 蒲鐘云此知字疑誤倒

則帥而致之 唐石經諸本同余本致作置誤

黨正

一年七度讀法者 閩監毛本七誤十

鄭知祭謂零滌水旱之神者惠按本祭下有禁此脫

壹命齒于鄉里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闔監毛本壹作一非

見孝悌之道也闔監毛本同宋本岳本嘉靖本悌作弟案釋文及賈疏引注皆作孝弟加心旁者俗字

鄉民雖為卿大夫余本闔本同宋本嘉靖本此作此監本作比鄉民雖為鄉大夫毛本作此

鄉民雖為鄉大夫案賈疏引注作此鄉民雖為卿大夫作此及鄉大夫者誤也

民內有為一命已上惠按本一作壹此非下並同

禮年六十已上惠按本同闔監毛本已作以非下文有一命已上觀禮同

以其一命毛本一字空缺惠按本作壹

年幾必小於卿大夫等案幾疑歲之誤。按年幾即今俗語云年計唐人語已如此

掌其戒禁唐石經諸本同岳本毛本戒禁誤倒

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浦鏜云上疑與字誤

州長又致與卿大夫闔監毛本作鄉大夫此誤下同

以歲時涖校比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校改校注及下同五經文字手部云按經典及釋文或以為比校字

字書無文。按以夏官校人注律之則經常作校注當作校

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宋本岳本作廢疾

族師宋本周禮疏卷第十三

釋曰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惠按本下有者此脫

各自受法于上毛本于作如如蓋於之訛

黨正直書德行道藝具言浦鏜云直疑所字誤

則月與上政字連 毛本字誤事

且族師親民讀法宜數 惠校本且作但此誤

則與黨正同 按黨正字乃州長之誤

則未知此世所云蜂螟之醜與 監本未誤不毛本蜂誤蜂

亦為水旱與物為裁害 惠校本物上有人以脫

直以疑之今此為正 閩本正作醜餘與此同監毛本改作直以此經今文為正

云則未知此世所為蜂螟之醜與 惠校本為作云此誤

癯疾謂癯於人事疾病 閩監毛本癯皆改廢。按賈云癯疾謂廢於人事疾病是賈本作廢字乃賈之誤耳說文云癯固病也

則可任也者 閩本同監毛本改作者也

以相葬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埋本或作狸案經當用狸字此淺人以俗字改之

門內尚否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改作尚寬非

故鄭云亦因為卒長也 惠校本云作言

閩胥

以勅戒之 嘉靖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勅作勅閩本作勅

故書既為暨 漢讀考作故書暨為既下作杜子春讀既為暨經既比作暨此今本係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誤甚。按注以及訓暨則段玉裁是既不訓及

以贖罰在之上 宋本同疑贖當衍閩監毛本增作贖撻

故從經為正者也 宋本無者此衍

比長

民有願馱於本居之處閩監毛本馱改厭○按所改非也以字義則馱飽馱倦是一字惟馱飽斯馱倦也與厭字義各殊

卻釋經徙于國中之文也閩本同監毛本卻誤欲○按當作卻俗作却經文先國中後郊注則先郊後國中故云却

則呵問葉鈔釋文作則荷嘉靖本呵字劄改蓋本作荷

閱於出之諸本同言所憐閱在於出獄也補據疏語改作閱念非

但獄斷獄之法閩本同監本劄刊上斷字毛本無上獄字

封人

是封乎諸侯立社稷之法也宋本無乎此衍

共其水稟唐石經宋本同宋本也音義及葉鈔釋文皆作稟下從木岳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及通志堂釋文作

稟下從禾注及疏

飾謂刷治潔清之也嘉靖本潔作絜○按此古飾字正解說文云飾馭也馭飾也今人多昧於此義

凡祭至之稟閩監毛本稟改稟下並同

福者相福迫之義案福迫當為逼迫

漢時有置于大之上謂之椶漢制考此句下有音加二小字當亦賈疏本文

故舉以之為況衡者也閩本劄改以之作之以監毛本從之非也案為字疑衍

賓客有殺牲之者浦鍾云之當衍字

疏人

案眡瞭職發首云宋本首作言

下云以鼗鼓鼓役事是也

惠校本作鼗鼓此誤

則田鼓當與軍事同

宋本同閩本刪改事作土監毛本承之

和比曰音

閩監毛本作雅比

以雷鼓鼓神祀

唐石經諸本同余本上作鼓下作鼓非下同按宋人鐘鼓作鼓鼓擊作鼓誤認說文支

部之錄切之鼓為擊鼓妄改經典最為紕繆

則禘祫鼓四時

浦鏜云及誤鼓據儀禮通解續按

門社軍以鼗為正

惠校本門社作則在此誤

以鼗鼓鼓役事

說文鼓部鼓字下引周禮作皐鼓

謂樂作擊編鍾

葉鈔釋文作編鐘

釋曰凡作樂則先擊鍾

監本釋誤鄭惠校本則作皆此誤

並出彼文而知之

惠校本及漢制考下有也此脫

無舌有秉

釋文秉本亦作柄案秉古柄字

帔五采繪

惠校本帔下有析此脫

昏鼓四通為大鼗

說文豈部云鼗夜戒守鼓也从豈蚤聲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

旦明五通為發明讀若城案此注云鼗夜戒守鼓也同許說說文豈鼓異部歸字從豈蚤聲今禮經注釋文皆從鼓

作鼗說戒晨今注作晨戒誤例當從此所引大鼓為大鼗之誤發明為發响之誤當從禮注校正

動且行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宋本岳本且作且賈疏亦作且字案上夜鼓鼗注云旦明五通為發响放

此以軍動為且行也動即行而云且行想誤

鄭云動且行

閩監毛本同惠校本且作且

則非只兩面之鼓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只改正

聲大異者 惠按本作聲大異言聲大異者此脫

舞師 闕監毛本師誤師

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皇 漢讀考作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皇

不得舞宗廟之耐 毛本舞誤武監本宗字空缺闕本耐字實缺是也

以漢為聲者 宋本作聲省此誤

皇舞象羽舞者 惠按本象作蒙此誤

若宮中七舞之等則無舞 浦鏜云七祀誤七舞

周禮注疏卷十二 技勘記終

南昌表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高麗國臣 固直殿臣

鄭氏注 賈公彥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

牲 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牲純也立謂牲體完具。蕃音煩牲音全 [疏] 牧人至牲

云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者阜盛也蕃息也物謂毛物言使肥盛蕃息各有毛物謂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豕人之等擇取純毛物者以供牧人牧人又供與充人芻之三月以祭祀故云以其祭祀之牲牲也。注六牲至完具。釋曰案兩雅所釋六畜有馬牛羊豕犬雞故鄭依而釋之案膳夫供六牲鄭注云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則此云牲亦據將用為言也司農云牲純也後鄭不從者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為純色其純下文毛之者是也故立易之云牲體完具也 凡

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

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望祀五嶽

四鎮四瀆也鄭司農云陽祀春夏也黝讀爲幽幽黑也

玄謂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黝於新反司農音幽

凡以廣之也。注駢牲至宗廟。釋曰駢牲知是赤色者見

明堂位周人駢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駢周尚赤而云用駢故

知駢是赤也云毛之取純毛也者對下文云虋是雜色則此

經云毛之者皆是取純毛也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并

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者但天神與宗廟爲陽地與社稷

爲陰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謂虋上方澤下云牲

幣各放其器之色則昊天與嶷嶷牲用蒼用黃四時迎五方

天帝及各依其方色牲則非此駢牲黝牲惟有郊天及宗廟

社稷一等不見牲色在此陽祀陰祀之中可知案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牲用駢是南郊

用駢也檀弓云殷尙白周尙赤是祭宗廟時赤也據此而言

則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用駢也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

也是社稱陰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于北郊就陰位彼對郊

天就陽位則是神州之神在北郊而稱陰以是知陰祀中有

祭地于北郊及社稷也不從先鄭陽祀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

時同用駢夏至祭地方澤牲用黃春夏迎氣牲各隨方之色

明不得同用駢故不從也又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

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云黝讀爲幽幽黑也者以

疏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

常祀謂山川

以下至四

方百物

色是隨其方色下

不得隨方之色要於一身之上其物色須純其體須完不得

雜也假令東方或純黃純黑南方或純白純青皆得也。注

時祀至百物。釋曰知時祀是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者案

司服山川羣小祀林澤四方百物在四望下此上文云天地

四望此時祀又在四望下又四方山川之等亦依四時而祀

故知時祀是山川至百物鄭雅據地之時祀

若天之時祀日月已下亦在此時祀中也

凡外祭毀

事用虋可也

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故

書毀爲虋虋作虋杜子春云虋當爲毀虋

當爲虋虋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虋

亡江反貉莫霸反虋丘側反副普通反辜音孤禳如羊反

疏

疏

凡外至可也。釋曰外祭毀事其神非一故云凡以廣

上文外神之中已云天地至四方百物依時而祭者已盡此
別言外祭則外祭中唯有表貉之等案大司馬田獵之時立
表而貉祭司几筵亦云貉用熊席又知外祭中有王行所過
山川用事者案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大祝
云大會同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亦是非常外祭之事若然此
云危校人用黃駒者從地色黃亦據危中有黃色者用之不
必純注云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者此文承于春之
下不言玄謂當是子春所解也案宗伯云禴辜祭四方百物
而引九門磔禴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禴皆禱是禱
祈除殃咎非常之祭用危之類故引以為證也 **凡祭祀**

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周景王

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 **疏** 凡祭至繫之○釋曰牧人
雞憚其為犧○憚特且反 **疏** 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
人繫養之故云凡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犧牲
至為犧○釋曰云犧牲毛羽完具也者云犧牲不云牲則惟
撝純毛者而鄭云完具者祭祀之牲若直牲未必純犧若犧
則兼牲可知故鄭以完具釋犧云授充人者當殊養之者牧
人之牲未用祭者撝在一處不殊今將以祭者則殊別繫養
之云周景王時者此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

有寵於景王王與黃孟說之欲立之又云賓孟適郊見雄雞
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人異於是注犧者以喻人之有純德實宜為君彼
直云目憚其犧不云雞鄭以義增之耳引之者證犧是純色
之意 **凡牲不繫者其奉之** 謂非時而祭祀者○釋
曰云不繫者謂若上文凡外祭毀 **疏** 祀者○釋
事用危可也是非時而祭祀者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公猶官也 **疏**

牛人至政令○釋曰云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者政
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供送之也○注公猶官也
釋曰訓公為官者恐有公君之嫌但王家之
牛若公廡之牛故須訓公為官是官牛也 **凡祭祀其**

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司農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

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
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
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穢穢謂之棧可以繫牛穢人者謂
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職感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機同疏凡祭王芻之

釋音亦徐音父杖餘式反劉餘則反疏釋曰云凡祭祀

者祭祀非一故亦言凡以廣之云享牛者謂正祭之牛云求

牛者謂釋祭之牛云以授職人而芻之者謂授充人繫養者

也。注鄭司至養之。釋曰先鄭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

者若以此為祭前一日之牲時而言仍是正祭牛則不應以

正祭而云前祭一日若不據祭祀以為齊時所食齊則十日

不應惟止一日而已其言無據故後鄭不從也云求牛禱於

鬼神所求福之牛也者案上交凡牲不繫者其奉之謂非時

而祭則不繫之此經授職人繫之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故後鄭

亦不從也玄謂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者以其宗

伯祭宗廟六者皆云享則享是正祭可知破先鄭為前祭一

日之牛也云未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者今日正祭

于廟明日釋祭在門外之西室故鄭云孝子求神非一處以

解求牛為釋祭之禘也故郊特牲云祭于禘尚曰求諸遠者

與是名釋祭為求也云職讀為機者凡官皆有職直云職人

無所指斥但職機聲相近誤為職故讀從機充人置機人地

之時機機然作聲故以聲名其官也云機謂之棧者爾雅釋

宮文郭注云厩也云機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者與疑辭疑之

者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之前牧人乃授充

人充人乃繫養之今若即以機人為充人則隔牧人故連牧

人而言之明先至牧人乃至充人經據後而言之耳云十八

凡祭王芻之

釋曰云凡祭祀

者謂正祭之牛云求

牛者謂釋祭之牛云

以授職人而芻之者

謂授充人繫養者

也。注鄭司至養之

釋曰先鄭云享牛

前祭一日之牛也

者若以此為祭前

一日之牲時而言

仍是正祭牛則不

應以正祭而云前

祭一日若不據祭

祀以為齊時所食

齊則十日不應惟

止一日而已其言

無據故後鄭不從

也云求牛禱於鬼

神所求福之牛也

者案上交凡牲不

繫者其奉之謂非

疏

釋曰云凡祭祀

者謂正祭之牛云

求牛者謂釋祭之

牛云以授職人而

芻之者謂授充人

繫養者也。注鄭

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

日之牛也者若以

此為祭前一日之

牲時而言仍是正

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

若不據祭祀以為

齊時所食齊則十

日不應惟止一日

而已其言無據故

後鄭不從也云求

牛禱於鬼神所求

福之牛也者案上

交凡牲不繫者其

疏

釋曰云凡祭祀

者謂正祭之牛云

求牛者謂釋祭之

牛云以授職人而

芻之者謂授充人

繫養者也。注鄭

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

日之牛也者若以

此為祭前一日之

牲時而言仍是正

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

若不據祭祀以為

齊時所食齊則十

日不應惟止一日

而已其言無據故

後鄭不從也云求

牛禱於鬼神所求

福之牛也者案上

交凡牲不繫者其

疏

釋曰云凡祭祀

者謂正祭之牛云

求牛者謂釋祭之

牛云以授職人而

芻之者謂授充人

繫養者也。注鄭

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

日之牛也者若以

此為祭前一日之

牲時而言仍是正

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

若不據祭祀以為

齊時所食齊則十

日不應惟止一日

而已其言無據故

後鄭不從也云求

牛禱於鬼神所求

福之牛也者案上

交凡牲不繫者其

疏

釋曰云凡祭祀

者謂正祭之牛云

求牛者謂釋祭之

牛云以授職人而

芻之者謂授充人

繫養者也。注鄭

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

日之牛也者若以

此為祭前一日之

牲時而言仍是正

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

若不據祭祀以為

齊時所食齊則十

日不應惟止一日

而已其言無據故

後鄭不從也云求

牛禱於鬼神所求

福之牛也者案上

交凡牲不繫者其

職感音特或餘式

反劉之式反注機

同

疏

凡祭王芻之

釋曰云凡祭祀

者謂正祭之牛云

求牛者謂釋祭之

牛云以授職人而

芻之者謂授充人

繫養者也。注鄭

司至養之釋曰先

鄭云享牛前祭一

日之牛也者若以

此為祭前一日之

牲時而言仍是正

祭牛則不應以正

祭而云前祭一日

若不據祭祀以為

齊時所食齊則十

日不應惟止一日

而已其言無據故

後鄭不從也云求

牛禱於鬼神所求

福之牛也者案上

交凡牲不繫者其

奉之謂非時祭者

故後鄭亦不從也

玄謂享獻也獻神

之牛謂所以祭者

也者以其宗伯祭

宗廟六者皆云享

則享是正祭可知

破先鄭為前祭一

日之牛也云未終

也終事之牛謂所

以釋者也者今日

正祭于廟明日釋

祭在門外之西室

故鄭云孝子求神

非一處以解求牛

為釋祭之禘也故

郊特牲云祭于禘

尚曰求諸遠者與

是名釋祭為求也

云職讀為機者凡

官皆有職直云職

人無所指斥但職

機聲相近誤為職

故讀從機充人置

機人地之時機機

然作聲故以聲名

其官也云機謂之

棧者爾雅釋宮文

郭注云厩也云機

人者謂牧人充人

與者與疑辭疑之

者凡牲堪祭祀者

則牛人選入牧人

臨祭之前牧人乃

授充人充人乃繫

養之今若即以機

人為充人則隔牧

人故連牧人而言

之明先至牧人乃

至充人經據後而

言之耳云十八

之者則養者之中

還兼有牧人充人

也

凡賓客之事

疏

凡賓至之牛

釋曰

諸侯來朝兼有臣

來聘皆共牢積禮

膳之牛也注本禮

至太牢釋曰鄭知

牢禮殮養者此一

經皆謂致與賓客

者下云饗食是速

賓之禮也案大行

人掌客皆云上公

殮五牢饗

餼九牢五積侯伯

餼四牢饗餼七牢

四積子男餼三牢

饗餼

五牢三積積之

多少各視殮牢其

膳則五等諸侯皆

大牢故云牢禮殮

養也云積所以給

賓客之用者謂行

道之用遺人所云

是也又引司徒職

曰王國五積者據

上公而言也云膳

所以間禮賓客者

謂賓客未去之間

致禮也又引掌客

云

膳大牢彼注云殷

中也中

饗食

賓射其其膳羞

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

膳燕禮小臣請執

冪者與羞膳者

至獻賓而膳宰設

折俎王之膳羞亦

猶此

食音嗣

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

膳燕禮小臣請執

冪者與羞膳者

至獻賓而膳宰設

折俎王之膳羞亦

猶此

食音嗣

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

膳燕禮小臣請執

冪者與羞膳者

至獻賓而膳宰設

折俎王之膳羞亦

猶此

食音嗣

之牛

羞進也所進賓之

下文同審民欲去以饗食至之牛。釋曰：饗者享，大半以飲食禮。反所之設，反去以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享。大半以飲食禮。九未去，舉五舉亦依命數，無酒獻酬耳。皆在於廟，以速賓射。考謂六射及與賓客射于朝，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皆有殺。須飲有牛也。云其膳羞之牛者，謂獻賓時宰夫所進俎是也。注：羞進至猶此。釋曰：引燕禮，小臣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至獻賓而膳宰設折俎者，案燕禮立賓後，公卿大夫升就席，小臣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注云：執冪者執瓦大之冪也。方園無冪，羞膳者羞於公，謂庶羞云云。至主人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此王與賓饗及賓射設俎時節及設人無文，故云王之膳羞亦猶此也。若然，饗食有牛，俎至於射禮，天子諸侯皆先行燕禮，其牲猶得有牛者，但天子諸侯雖用燕禮，直取一獻之禮，未旅而行射節，其用牲則左傳云：公當饗，雖然燕禮亦用牛，與饗同。若然，云膳羞則庶羞也不言正俎之牛者，據庶羞而言其實兼正俎矣。軍事

其其槁牛。鄭司農云：槁師之牛。疏：軍事其其槁牛。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也。注：鄭司至之牛。釋曰：案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章先牛十二，槁師雖非已之軍，喪事其其奠牛。師亦是槁師之牛，故引以為證也。奠事其其奠牛。奠，進奠也。喪所薦饋。疏：注謂殷奠，遺奠也。釋曰：喪中自曰奠。遺棄戰反。未葬已前無尸飲食，自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為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殷大也。唯有小斂，大斂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耳。故鄭云：謂殷奠遣奠也。鄭云：喪所薦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凡會同軍

旅行役其其兵軍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率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疏：凡會至居其旁，曰徬。任猶用也。徬，薄浪反。注同。疏：任器。釋曰：會同軍旅兼言行役，謂王行巡守皆六軍從也。云其其兵車之牛者，但兵車駕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者亦謂之為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注：率徬至用也。釋曰：云率徬在轅外，輓牛也者，上云兵車之牛，據在轅內者別言與其牽，徬故云在轅外，輓牛也。若然，轅外在前者曰牽，在旁者曰徬，故鄭覆云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言人御之者，以其在轅外，將御為難，故特言人御之也。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凡祭祀其

也云任猶用也者，謂在軍所須之器物皆是。凡祭祀其

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以待事

鄭司農云互謂楹衡之屬盆簠皆器名盆所以

盛血簠受肉籠也立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互劉

音護徐音牙簠音查劉魯討反盛音成縣音玄

司至肉格。釋曰先鄭上文楹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合以互與楹衡共一綱不可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爛薦孰何得更以肉縣于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于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

之三月 牢芻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

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宰繫祭祀之牲牲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牲具故以牲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摠養天地宗廟之牲

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牢芻至氣成。釋曰云牢芻

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為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是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

獸觸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鼯鼠食其角自外必有禽獸觸齧故鄭摠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

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

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之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

亦如之 疏 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

也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

之使守門者養之。散素但反注同

之牲直言繫于國門使養之不言三月則或一句之內而已不必三月也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牲則不必三月其

諸侯祭祀養牲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孔注云遠牛羊豕近犬雞之屬則諸侯祭祀養牲亦得三月及旬則天子亦有浹日之義若然此散祭祀亦可浹日而已。注散

宗至養之。釋曰鄭知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者見上文陽祀陰祀望祀皆云毛之社稷四望已入毛之科內下別云凡時祀用牲物其中無社稷四望唯有天神司中司命

以上地神山川以下此散祭祀則上時祀之神也故知散祭
祀是司中以下言之屬者其中兼有林澤百物之等也云國
門謂城門司門之官者司門摠主王城十二門皆別有下士
及府史胥徒今養牲者是十二門而云司門之官者摠官首
而言之其實非司門自養則是也 **展牲則告牲** 鄭司農云展
先鄭云使守門者養之是也 **展牲則告牲** 鄭司農云展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立謂展牲若今夕
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
近附近 **疏** 注鄭司至近之。釋曰先鄭以為選牲時後鄭
之近 **疏** 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牧人牧人選訖始付
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牲明非初選牲故不
從立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
者以其天子禮古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
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兔膳言獸尾止謂兔也言
近之者彼謂士禮引 **碩牲則贊** 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
證天子法故云近之 **碩牲則贊** 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
故奉牲以告 **疏** 碩牲則贊。釋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
曰博碩肥腍 **疏** 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
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腍此充人既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綯
而牽之。注贊助至肥腍。釋曰鄭知有君牽牲者見祭義

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
此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
天方投楚楚之肅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
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
吾牲牲肥腍柔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
力之普存是其事也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

政令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
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 **疏**

載師至政令。釋曰此經與下經為目言任土之法者任謂
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即下經云廛里任國中之地以下是也
云以物地事者此文還於任其力勢而物色之知其種植所
宜何種云授地職者既知地勢所宜而授有職事於地者云
而待其政令者謂因其職事使出賦貢即下經國廛二十而
一以下是。注任土至職之。釋曰云任土者任其力勢所

能生青者力勞生育即下文物色是也云且以制貢賦也者地勢所能生育本以字民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因民九職以制貢故云且以制貢賦也但地之所出唯貢而已口率出錢及軍法乃各賦鄭并言賦者以民有地貢即有錢賦及軍賦故鄭兼言賦也且禹貢地貢亦各賦故云厥賦唯上上之等也云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者此言出於孝經緯故孝經緯授神契云五岳藏神四瀆含靈五土出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壤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滂泉宜種稻所宜處多故鄭云之屬也但草人所云物地者據觀形色布種所宜故二處皆云物地也云而授農牧衡虞使職之者既物地知所宜須有職事案大宰職九職皆主營地以出貢山虞澤虞川衡林衡亦主地以出稅故知授地職中有此農牧衡虞之等但九職中略舉農牧二者案小司徒職云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彼守職文具故彼鄭注守謂衡虞職謂九職此征無守惟有地職故鄭以

以廩廩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

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故書廩或作壇郊或為萬稍或作削鄭司

農云壇讀為廩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土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杜子春云蒿讀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玄謂廩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廩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果蔽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是以或謂三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

王子弟所食邑也。豐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是，取以廩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晦，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廩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食貨志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今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功出耕公邑。向稱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廩直連反，場直良反，圃布舌反，又音布賈音古。注同。雷居良反，吏爲于僞反，旅力果反，州長丁丈反。後

皆同。監古銜反，盡津忍反，者與音餘上音鹿，涂音疏。以廩徒去起，呂反。下同。如比徐方二反，率音律，又音類。疏至，豐地。釋曰：此一經論任土之法，但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至，豐各五百里，百里爲一節，封授不同。今則從近向遠發國中爲始也。但自遠郊百里之內置六鄉七萬五千家，自外餘地有此廩里，以至牧田九等所任也。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者，郊外曰甸，甸在遠郊之外，其中置六遂七萬五千家，餘地既九等之人所受，以爲公邑也。但自此以至畿，豐四處皆有公邑。故據此而言也。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者，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三百里之內也。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者，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云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者，謂三公及親王子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疆地之中也。名三百里地爲稍者，以大夫地少，稍稍給之，故云稍也。四百里爲縣者，以四百里采地之外地爲公邑主之者，尊卑如縣正，故司馬法亦名四百里爲縣也。五百里爲疆者，以外畔在五百里畿疆故以疆言之。注故書至公邑。釋曰：云故書廩或作壇，已下先鄭及子春等不從故書者，以其壇與蒿削義無所取，故也。鄭司農云：廩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後鄭不從者，以其廩者廩縣於中里，又訓爲居不得爲空地，若空地何因有二十

而稅乎且司農又不釋里之與廛義異故後鄭以為民居之
區域與孟子五畝之宅及遂人夫一廛一物解之也可農云
民宅曰宅宅田以備益多也者司農意以宅本一夫受一區
弟益多出往居之後鄭不從者依士相見禮致仕者有宅在
國宅在野二者依彼稱宅與此宅田文同故不從先鄭依彼
解之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後鄭不從
者以此士字言之不得兼大夫又禮記士之子不免農大夫
之子免農矣不得為大夫子得而耕之田故後鄭破此士為
仕仕謂卿大夫以下仕宦得田依孟子圭田解之司農云賈
田者吏為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不從者依周禮之內云賈
人者皆仕在官府史之屬受祿於公家何得復受田乎故後
鄭以為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可農云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
後鄭不從者下云近郊十一皆據此士官田之等若官田是
公家所耕何得有稅乎故後鄭以為府史之等仕在官家人
所受田也司農云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後鄭不從者若是
養公家牛何得下文有稅故後鄭亦為牛人之家所受田也
司農云賞田者賞賜之田此即夏官司勳云賞田一也故後
鄭從之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司農意此即牧人掌牧
六牲者也後鄭不從者若是牧人牧六牲則是公家放牧之

地何得下文有稅乎故後鄭亦云牧人家人所受田也司農
引司馬法已下者證經遠郊百里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置
則都一也無取於州與野之義連引之耳子春云五十里為
近郊後鄭義亦然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
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子春又云遠郊百里此與司馬法同
故後鄭從之也立謂里居也案爾雅釋言云里邑也今云里
居者但里居城邑之中故爾雅云里邑不謂訓里為邑故鄭
云里居也云圃樹果蔬之屬者此謂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
以為井竈蒔莖者故得種樹果蔬之屬云季秋於中為場者
七月詩云九月築場圃是也云樊圃謂之園者大宰九職有
園圃毓草木并園言之詩折柳樊圃故云樊圃謂之園也引
士相見者破先鄭以為宅田為民宅之義也云士讀為仕者
後鄭之意單士恐不兼卿大夫故破從仕宦之任云所謂圭
田也者所謂王制夫圭田無征復是殷法故圭田無稅入天
子法故言無征此是周法故有近郊十一而稅引孟子者證
圭田卿大夫士皆有不從司農之義也云賈田已下至畜牧者之家所
受田也者皆是不從司農之義云公邑謂六遂餘地者欲見
六鄉之外有九等之田無公邑之意云天子使大夫治之者
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非采地不見有主治之以司馬法

云二百里曰州四百里曰縣言之故知天子使大夫治之也
云自此以外皆然者以大宰九賦有邦甸家稍邦都之賦并
采地是公邑可知又三百里以外其地既廣三等采地所受
無多故唯九十三國明自外皆是餘地爲公邑也若然是公
邑之地有四處也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
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者此約司馬法二百里曰州四百里
曰縣而言則從二百里向外有四百里二百里爲一節故二
百里三百里大夫治之尊卑如州長中大夫也四百里五百
里尊卑如縣正下大夫也云是以或謂二百里爲州四百里
爲縣云者此還據司馬法而言無正文約與彼同故言或又
言云以疑之也云遂人亦監馬者案遂人云掌野鄭云郊外
野大摠言之則自百里外置六遂爲野自百里外至五百里
畿皆曰野是以彼下又云夫間有遂云云而言以達于畿但
鄉遂及公邑皆爲溝洫法是以遂人亦監焉云家邑大夫之
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者此經有家邑小都大
都之文小司徒有四邑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彼據稅人
天子而言此摠據采地大小而言則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
里通治溝洫及澮而言也云王子弟所食邑也者王子弟者
據春秋之義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則母弟與王之庶子
與公同食百里地在畱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在縣又

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在稍故在下別言王子弟所
食邑云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者上經注任土者
任其力勢所能生育彼并言土故云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
單言任故以任其曲直高下形實解之任言任其生育此經皆
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者地既不可方平如圖明受田
受邑者不得盡如制制還是圖也云其所生育賦貢取正於
是耳者此鄭還釋任義非直任其形實兼解任其生育貢賦
取正也是以上注云任其生育且以制貢賦也云以廛里任
國中而遂人職受民田夫廛田百畝引之者覆破司農謂廛
爲空地故云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言正是民
之邑居在都城者與解之也云凡王畿內方千里者據大司
徒大司馬皆云王畿千里而言也云積百同者王畿千里開
方之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百里爲一同故云積百同云九
百萬夫之地也者一同百成或九百夫十成九千夫百成九
萬夫百同故九百萬夫之地也云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
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者案大司徒注積石曰
山大阜曰陵注瀆曰川水鍾曰澤爾雅釋山山足曰麓此瀆
非四瀆其溝亦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直是通水之溝瀆也
城謂方十二里郭謂郭宮室謂城郭之內宮民宮室塗巷
謂城內九經九緯及民間街巷之等三分去一謂九百萬夫

之中三分去一故云餘六百萬夫也案洛邑千里之中山林
之等多於平地而鄭以三分去一據大較而言也云又以田
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者此相通三家受六夫之地也
云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者亦據六百萬夫相通而言也云
遠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者以其遠郊百里
內置六鄉四面相距二百里二而四故四同每同有九萬
夫四九三十六故知三十六萬夫之地云三分去一其餘二
十四萬夫者前文據畿內方千里三分去一此更據四同
之內山陵之等三分去一故其餘二十四萬夫也云六鄉之
民七萬五千家者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故七萬五千家
云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者此亦
相通而言也云其餘九萬夫者據二十四萬夫除十五萬夫
故餘九萬夫也云廩里已下至半農人也鄭意九者未必各
整萬家以大抵九者各為萬家解之據整數而言耳云亦通
受一夫焉者其中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焉
云半農人也者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此受一夫故云半
農人也云定受田十二萬家也者此鄭摠計六鄉七萬五千
家此九者二夫為一夫九萬為四萬五千四萬五千添七萬
五千為十二萬夫據實受地為定數故云定也云食貨志云
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引

之者證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為計餘子弟多三十壯
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故遂入云夫一廩田百畷餘壯
亦如之是其餘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正夫之比類若
然案孟子云圭田五十畷餘夫二十五畷彼餘夫與正夫不
同者彼餘夫是年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畷
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畷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
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
井田百畷云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者此謂士
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上云半農人者是
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矣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者謂百里內置六鄉以九等
受地皆以一夫為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
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
在遂地之中受田矣故摠云今餘夫在遂地之中也云如此
則土工商以事人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案食貨志
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闔土殖穀曰農作巧成
器曰工通財粥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地
無曠土又云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此又云土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
土可以為法又見齊語管子對桓公亦云昔者聖王處土以

閑蕪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皆云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據此二文皆有四民但民農已於上鄉遂公邑受地故此雅論士工商三者也其身得祿免農其子不免農故禮記問士之子長曰能耕矣大夫已上之子則免農矣故禮運云大夫有田以處其子孫然士既有祿沾及子弟故其家亦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工商則與上賈人別彼賈人仕在官若府史但異名耳此工商有事時復為官所使故云以事人在官云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者還是五口之內有丈夫非士工商之身即曰餘夫百里內既置六鄉及九等無地可居故知亦出耕公邑也云甸稍縣都遠郊之內已入六鄉與九等故此特據甸地已外至五百里但王畿千里摠計有百同已取四同為百里內故餘有九十六同同有九萬夫百同則九百萬夫其中除四同三十六萬夫故餘為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同萬夫之地也云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者鄭欲解於三分所去而存二之意但百里之外雖有公邑采地城郭宮室比百里之內為狹少耳云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今於此三分所去之中六內而存取其一則十八分之十三

率之是也言十八分之十三率之者若不六而存一則十八分之三十六十八去一分有十二存今於所去六中存取其一以益十二則所去者五所存者十三故云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也案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鄭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天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萊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若據此而言則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唯據上地有萊五十畝而說而鄭云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者但六而存一指據六夫受十三夫地而言今言城郭少塗巷狹者鄭意遠郊外上地有萊五十畝故言於城郭少塗巷狹中出此萊地焉云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三萬家也者三分所去六而存一之法即於同上計之先取九十同更別借取九十同添為百八十同是十八分之十三率之所得者百三十同所去者五十同者借半今於百三十同還半餘有六十五同存仍有六十同未分於六同別借取十二同添六為十八同三分所去六而存一則得十三同所去者五同向借十二同是三分借二分今還他二分則十三同中取十二同還他八同得四同一

同者分爲九萬夫還他六萬夫得三萬夫將此四同三萬夫
添前六十五同摠爲六十九同三萬夫矣一同九萬夫取六
十同六九五十四爲五百四十萬夫又有九同同有九萬夫
九九八十一又爲八十一萬夫通前三萬夫爲八十四萬夫
又添五百四十萬夫摠爲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故云十八
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也云上中下者上
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
百畝云六家而受十三夫者以上地有萊五十畝故三夫受
六夫半六夫受十三夫矣云定受田者二百八十八萬家也
者以六家受十三夫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百二十萬
家受二百六十萬夫之地又倍之二百四十萬家受五百二
十萬夫之地餘有四十八萬家於上借十二萬家爲六十萬
家是五分借一整數計之則六十萬家受百三十萬夫之地
向五分借一今還五分除一六十除十二餘有四十八萬家
在地亦五分除一百三十除二十六萬夫餘有一百四萬夫
地在將此四十八萬家添前二百四十萬爲二百八十八萬
家又將此一百四萬夫地添前五百二十萬夫摠爲六百二
十萬夫矣云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者鄭
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詒別更計二百里之中者以三百里已
外封三等采地采地多少不定不可計其六遂與六鄉相對

故特計之以其六遂家數與六鄉相似但六鄉之內餘地有
九等所居六遂餘地無九等故以餘地爲公邑也但邦畿干
里雖民所止若東都地中言之東而雖有平地至於三面山
林雖有今鄭所計雖三分去豈有二分平土乎且六鄉之民
雖可以數計之其九等之地豈各萬夫爲定凡任地國宅
乎但鄭欲以開悟後人聊以整數爲筭法耳

無征園廩一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 征稅也言征者以其國政也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
地以起稅賦也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故書漆
林爲漆林杜子春云當爲漆林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
所治者也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廩亦輕之者廩
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樹而疏凡任地至十而五。釋
冪場有瓜。棗木又作漆音七。疏曰上經言任地所在此
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云國宅無征者征稅也謂城內官
府治處無稅也云園廩二十而一者園即上經場圃任園地
廩即上經廩里任園中之地并言之者以其出稅同故也云
近郊十一者即上經它田土田賈田任在近郊者同十一而

稅也云遠郊二十而三即上經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同二十而稅三也云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者則上經公邑之田在甸地已下至任置地四處皆無過十而稅二但此四處出稅不同據上文直言公邑之田在甸地則甸地之中兼有六遂矣其稍縣都上文推言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爲井田助法不見公邑則三者之中皆有公邑故上注云自此已外皆然若然則此云十二者除三等采地而言以其鄉遂公邑皆爲夏之貢法故也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上之三等爲輕近重遠法此漆林之稅特重以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注征稅至有瓜。釋曰司農云國宅城中宅也無征無稅也者先鄭意屨旣爲空地非民宅則此國宅城中宅謂民宅也後鄭不從者後鄭意以屨里旣爲民宅則此國宅非民宅是以爲官府治事處解之玄謂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者吏即卿大夫等則匠人云外有九室九鄉治之是也故無征也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者以其城內及城外近城者給公吏使役多於稅上輕而優之遠城者役少故於稅上重而苦之故不依十一而稅唯近郊之內當十一耳云國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小利也者以其廩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則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廩無穀也園少利者此園則百畝田畔家各二畝半以

爲井甯種怒韭及瓜是園少利故亦輕之云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云置場有瓜者是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置場有瓜鄭云中田田中作廬以便其事於其畔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獻之皇祖是其園廩皆有稅之事也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論十一而稅過於十大桀小桀減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廩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二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別爲乘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案公羊十一稅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玄之聞也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爲民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羨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是故可以爲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與周禮同義未之思也又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稅出禾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若然周禮稅法據王畿公羊稅法據諸侯邦國諸侯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園地狹少役賦事暇故無遠近之差也 凡

宅不毛者有里布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

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買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
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
次布儻布質布罰布塵布孟子曰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說而願為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
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
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
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
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
稅者出土從車輦給繇役。儻劉音譏徐才鑿反皆說音悅
令力呈反以衣於疏凡宅至之征。釋曰以草木為地毛
既反下同間音閑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
之毛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
也云凡田不耕者出屋粟者夫三為屋民有百畝之田不耕
墾種作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者此則大宰問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雖不事當家田宅
無可賦稅仍使出夫稅家稅之征以勸之使樂業也。注鄭
司至繇役。釋曰先鄭云不毛者謂不樹桑麻據孟子為說

也云里布至抱此布此說非故先鄭自破之也云或曰布泉
以下至塵布此說合義也云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此昭
公二十六年左氏傳文案彼文齊侯以師欲納昭公申豐從
女賈以弊錦二端以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
高氏後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
布杜注云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杜以為布
為陳不為布泉此先鄭以彼布與此布及外府邦布皆為泉
與杜義異也云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已下彼注先鄭云次
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後鄭云總謂如租總之總總布謂守斗
斛銓衡之布質布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布罰布者謂犯
市令者之泉塵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彼諸布皆是泉故
引以為證也引孟子塵無夫里之布亦謂口率出泉宅不毛
無一里之罰布天下民願為之民矣云欲令民就四業則無
稅賦以勸之者案問師四業畜也耕也樹也蠶也或說以四
時之業也玄謂宅不毛者罰以里二十五家之泉者此就
足司農之義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者以夫三為屋以三
夫解屋也云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者案鄉師職云比其
吉凶二服間其祭器族其喪器黨其射器州其賓器但射器
賓器等為國行禮故出官物為之惟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
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比族主集此罰物為之故鄭唯據此

二事而言也云夫稅者百畝之稅知者以家稅為士徒故知
是一夫之田所稅粟也云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絲役知者
案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故知家
稅是士徒車輦也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
田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
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家之稅粟
未達罰之云為之旨輕重之差鄭答此法各
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
以時徵其
賦疏以時徵其賦。釋曰閭師徵斂六鄉之賦貢遂師旅
師既掌畿內地事因亦徵其賦相左右也案下閭師注賦謂
九賦及九貢則此賦貢含有也至於里布屋粟及閭民夫家
之賦亦
可徵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

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國中及四郊是

所主數六鄉之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閭師至其賦。釋曰

賦貢故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及六畜之數以其人民是
出賦之數其六畜是營作之本故須知數也云以任其力者
謂以人民六畜任使其力也云以待其政令者政令謂賦役
皆是也以時徵其賦者賦貢所徵當順其四時故云以時也
。注國中至九貢。釋曰云國中及四郊是所主數者以其
六鄉之民居在國中及四郊其政教自有鄉大夫以下施之
今閭師主徵斂直知其人數而已故云是主數也云六鄉之
中自塵里至遠郊也者此鄭重解國中及四郊之義據上言
塵里至任遠郊之地其中含有六鄉七萬五千家故鄭指六
鄉而言也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者六畜謂馬牛羊豕
犬雞則唯牛可為農事而鄭摠云農事之本者羊馬犬雞雖
不用為農事皆是人之相資藉以為用故摠入農事之中是
以閭師主徵斂亦摠知其數也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
故知賦中兼有貢經直言賦者以賦為主耳賦謂口率出泉
若然案大宰九賦從邦中以至幣餘為九等此國中及四郊
於九賦之中惟有二賦而言九賦者亦大摠而言也其九貢
又與大宰別彼九貢者與小行人春入貢為一謂諸侯
之九貢即大宰九職之貢與下文貢九穀之等是一也
凡
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

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
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木謂葵韭果蒧之屬。飭凡任至其物。釋曰案太宰音勅以畜許六反下同疏以九職任萬民謂任使萬民各有職事有職事必有功有功即有貢故此論貢之法也言凡任民謂任使萬民使出貢與下為目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者案太宰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故此遠使貢九穀九穀之數太宰已注訖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者太宰云二曰園圃毓草木故遠使貢草木謂菜蔬果蒧之屬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者太宰云五曰百工飭化入材故入材飭治以為器物故此遠使貢之也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太宰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故遠使貢貨賄也云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太宰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遠使貢鳥獸也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者太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遠使貢布帛女即彼嬪婦也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者太宰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材即物也以其山澤所出物多故云物若禹貢

云海物然也序官山澤稱虞川林稱衡此文云任衡以山事山不稱虞者欲見山中可以兼川林亦貢物故互見為義也此文次第與太宰不同者彼依事大小為次此不依彼為次者欲見事無常故也且彼有九職仍并山澤為一此文分山澤為二唯有八者任九職有九職及間民此無者以周公設經任之則有臣妾使得自生若貢稅則無以其聚斂疏材無可稅故也其間民載師已見出夫家之征故於此不言之矣其分山澤為二者以山澤山貢不同故分為二以充入通間民為九耳。注貢草至之屬。釋曰案太宰注疏材百草根實與此注不同者但百草根實即葵韭果蒧百草中可以兼矣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疏凡無至夫布

矣凡無職者出夫布獨言無職者疏凡無至夫布

故言凡此無職即太宰問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轉移執事即是有職而言無職者為有職者執事當家塵地不事即無職也云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曰稅之泉也。注獨言至九職。釋曰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者上皆論貢不言賦惟此無職之人言夫布夫布即賦也以其掌九賦者上雖直云貢九賦亦掌之故云掌其九賦案劉琰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

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以此言之若今租則夫不得兼言家鄭連言家挾句耳劉琰又問問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任虞凡入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八貢者復出入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為九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鄭荅曰讀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不審出等故言耳鄭云讀天官冢宰則審者案冢宰職九賦九賦別九賦自邦中以至邦都六也加以關市山澤及幣餘為九九職不言服數或一服之中而有職安得入賦依入貢出之平言審矣者審入賦不依九職為九可知故云審矣若然無職在賦中其向下讀為義不連於上也欲明無職之人非直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故云無職在九賦中也

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禘不蠶者不帛不績

者不衰掌罰其家事也盛黍稷也禘周棺也不帛不得衣帛也不衰喪不得衣衰也皆所以恥不勉。衰七

疏凡庶至不衰。釋曰云庶人不畜者祭無牲者案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是以不畜

者罰之故死後祭無牲也庶人用牲之法若于制云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云庶人無常牲取以新物相宜而已是也云不耕者祭無盛者黍稷曰盛耕者所以殖黍稷今惰農自安不殖黍稷故死後祭之無盛也云不樹者無禘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云不蠶者不帛者蠶則得帛孟子云五十可以衣帛以不蠶故身不得衣帛云不績者不衰者績績者得布其衰裳以布為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為之著衰裳以罰之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及四郊之內是所至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此賦志反後放此

疏縣師至廢置。釋曰云掌邦國據畿外諸侯言都鄙據畿內五百里四百里大都小都言稍據三百里家邑言甸據二百里六

遂言郊里據從遠郊至國中六鄉之民也從外向內而說之言地域者從邦國至六鄉各有地域廣狹云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者夫家猶言男女人民謂奴婢田萊見田及荒不耕者之萊其數皆知故云之數也云及其六畜車輦之稽者六畜馬牛羊豕犬雞車所以駕馬輦人挽行之稽計也謂所計之數皆知之云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者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丘戶口則考校主民之羣吏校其功過以詔告在上有功者置之以進爵位有過者廢退之。注郊里至言近。釋曰云郊里郊所居也者謂六鄉之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又云郊里之委積彼云鄉里據國中云郊里據在郊與此同也必知鄉里有居在郊者見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國中及郊不云他明郊與國中同是鄉民也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者其義若問師耳云周天下也者邦國則六體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徧天下也云萊休不耕者詩云田卒汙萊注云下者汙高者萊是萊謂草萊之萊若上地萊五十晦之類也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者郊外言萊即此經田萊據郊而言遂人亦云萊五十晦百晦之類是萊為草萊穢汚之稱也郊內謂之易無文案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云上地

不易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司徒主六鄉則六鄉之地從易可知不言萊直言易者善言近也 若將有軍

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 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 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 疏 若將

至。釋曰云若將有軍旅者言若謂若有若無不定之辭將有謂事未至軍旅謂征伐會同謂時見殷見田役謂四時田獵之戒者謂有此數事則豫戒令之云受法于司馬者司馬主將事故先於司馬處受出軍多少及法式也云以作其衆庶者謂於司馬處得法乃作起其庶衆已下云會其車人之卒伍者謂會合車人人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申亦有卒伍云使皆備旗鼓兵器者旗謂若司馬云秋辨旗物王載大常已下鼓謂司馬云春辨鼓鐸王執路鼓已下兵器謂弓矢受矛戈戟也以帥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萬民此云而至者謂帥而至鄉師也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物謂地所有也各山大 疏 凡

王其域。釋曰言造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也云量其地
言家邑二十五里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也云其物者主
等之地所有不同云制其域者城即疆域大小是也。注物
謂至以封。釋曰云物謂地所有也者若地物無所有不得
耕墾若山澤者不授之故引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
王制云各山大澤不以封也
甸稱縣都也所徵以歲至賦貢。釋曰以郊內賦貢間
賦貢與間師同。注野所有賦貢縣師徵
之遂師旅師斂之故云徵野之賦貢。注野謂至師同。釋
曰知野含有甸稍縣都者以其縣師并掌天下既邦國與畿
內不同明野中唯含有此四者也云所徵賦貢與間師同者
但間師徵六鄉賦貢并斂之此縣師所徵四處賦貢與間師
同若徵野之賦貢是遂師旅師
也故直云徵之同明斂則異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
恤民之贍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
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
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

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曰委多曰積鄉
里鄉所居也艱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
取餼廩也羈旅過行寄止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
故書艱阨作擗阨羈作寄杜子春云羈當爲艱阨寄當爲
羈。遺唯季反劉音遂施惠式政反後施惠
皆同廩良甚反易以政反擗音艱又音謹疏荒。釋曰
此官主施惠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此與下爲摠目也云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者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
少摠送帳於上在上商量計一年足國用外則隨便留之以
爲恤民之贍阨之籌也艱阨謂年穀不熟民有困乏則振恤
之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者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
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帳多少足國用之外留之以養
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注云財所謂門
關之委積也是其所留之財也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者
里居也郊民所居即六鄉之民所居郊者其委積留之以待
賓客者其賓客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餼便欲
以待賓客也云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上既言郊里據遠
郊則此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

鄙表六遂耳則野鄙中可以兼得公邑在甸地者也旅客也謂容有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於此惠之但羈旅處處皆有獨於此見惠者但甸地在二百里中於外內有羈旅皆得取之故獨見於此也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縣謂四百里都謂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都中可以兼之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是也特於此三處見凶荒其凶荒則畿內畿外皆有若畿外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向畿外取之是以鄭君通給解之故於近畿三百里之外言待凶荒之事也。注委積至爲羈。釋曰倉人主藏穀廩人主藏米自計九穀之數至餘法用皆約倉人文案倉人云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熟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注止年穀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又案廩人云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分頒謂若委人之職諸委積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之於是廩人亦云委積若然穀不足止餘法用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委積之事故云止餘法用也雖無新物以入委積其舊委積所藏者則給轄阨老孤之等故倉人云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掌客云凶荒則殺禮者謂除道路委積之外也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者職內所云亦謂本司所用有餘乃移於他處故云決如此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據此文二十里言委

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云轄阨猶困乏也者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

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而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

有三廬一宿疏凡宿至有積釋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

有房也宿可止而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序劉音雅疏之處而委積此經所陳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須故分佈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也。注廬若至一宿。釋曰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者此舉漢法以況義漢時野路候迎賓客之處皆有房舍與廬相似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者案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官室故引以爲况也云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者十里有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四十里又有一廬五十里有市是其一市之間三廬一宿凡廬有四義十里有廬一也中田有廬二也場剝之上九云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注云小入儀當利徹廬舍而去三也公劉詩
於時廬旅鄭云廬舍安民館舍施教令四也
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疏凡委積上二文委積之
事是也以時頒之則以待者是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棠

周禮注疏卷十三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十三

牧人

駢牲赤色

監本作色赤誤倒

望祀五嶽

賈疏本望祀下有四望二字

黝讀為幽幽黑也

漢讀考作幽積為黝黝黑也經黝牲作幽牲謂今本是經注互改之故

謂圓丘方澤

關本同監毛本圓改圓

是祭宗廟時赤也

浦鏜云用誤時

不用虍

惠校本同關監毛本下誤不

敬書毀為廩虍作虍

關監毛本作虍作廩亦非宋本余本嘉靖本作虍作龍當據以訂正

本龍當為龍據余岳嘉靖本亦作龍當為龍又此及閩監
木孰舊作孰詁今訂正

毀謂副辜侯禳監毛本侯誤候疏中同閩本此字空闕毛
本辜作辜詎

不必純注云閩本同監毛本純下衍黃

騶辜祭四方百物閩本同監毛本騶改引

則惟據純毛者閩本同監毛本惟據作唯東非

牛人

祈求福之牛也宋本初作所案上云求牛禱於鬼神此復
云祈求福詞意頗復宋本作也

明非禱祈非時祭者此本此句當有誤

謂所以釋者也者宋本無上者

經據後而言之耳惠於本之下有中蓋涉下之中誤衍

膳所以間禮賓客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同此本及閩監
本問饗流中同今訂正

皆共牢積禮膳之牛也閩本同監毛本作牢禮積膳此
誤倒

是速賓之禮也毛本是字誤為客徒二字

王國五積者浦鐘云主誤王

享大牢以飲賓監毛本享誤享下同

軍事共其槁牛唐石經余本同釋文槁牛苦報反注同葉鈔
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載音義同是經注皆

從木作槁當據以訂正宋本嘉靖本閩監毛本作槁牛注及
疏同非也案賈疏云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槁牛此
經文從木明證賈疏未誤也序官棄人疏亦云以在朝之人
不得歸象亦枯槁以須槁勞之故名其官為槁人

謂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閩本同監毛本枯槁誤枯槁
下槁字同○謂槁而槁之一

上一去猶勞而勞之一平一去也

亦是饋師之牛 考此饋字亦當作稿

無尸飲食飲食壹奠告于神前 閩監毛本作無尸飲食

復飲食二字係列擠○按此當復無尸二字而誤復飲

食二字也 浦鐘云今記合

充人

皆體牲具 毛本牲誤牲

釋曰云散祭之牲 惠校本祭下有祀此脫

展牲則告牲 毛本牲誤牲

君牽牲入 此本及閩監本牽誤率今據宋本余本嘉靖本

博碩肥膾 宋本下有也字據本博作博從上疏中同

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毛本梁誤良止誤正閩監本方

謂民力之普存 惠校本下有也此脫

地官司徒下 唐石經周禮卷第四宋本余本嘉靖本同宋本

載師

故因民九職以制貢 毛本以字誤例九職上

故云厥賦唯上土之等也 惠校本云作名名蓋言之誤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 說文郟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从邑肖

案許君以稍稍訓削則稍地字當以從邑作郟為正稍其義

宵或作削 漢讀考云說文邑部引周禮任郟地疑削即郟

禮讀爲廛讀爲廛當訂正

若今云邑里居矣岳本嘉靖本作邑居里案當作若今云邑居矣里衍文下云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可證

圭田五十晦宋本晦當校出作畝下田百晦同案注多用晦字不

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六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

夫如縣正宋本問監亦無此二字毛本同嘉靖本無上下二字惠校本

獨萬卷堂本有案賈疏引注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下大蓋據下疏云其尊卑如州長中大夫其尊卑如縣正下大夫遂妄增

受田邑者岳本受作受授

取正於是耳宋本岳本嘉靖本同問監毛本耳改爾非案賈疏引注亦作耳

而遂人職授民田諸人云余本仍作而

餘六百萬夫宋本萬作万下並同

亦以口受田如此宋本余本岳本同與漢書合嘉靖本問監毛本此作疏云如正夫之比類可證

如此則士工商以事人在官諸本同浦鏡云此亦當作比非賈疏亦作如此文屬下

萬五千家爲六遂閩監本同諺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皆作七萬當據以訂正疏引注亦作七

餘地既丸等之人所愛以爲公邑也浦鏡云既當卽字

故破從仕宦之仕校監毛本官作官誤上云仕宦得田可證

兄言弟者皆王之同母弟浦鏡云凡誤兄

而遂人職受民田惠按本受作授此誤

聲解之也惠按本同聲字疑誤閩監毛本改作并

鄭意九者未畢各整萬家閩監本同誤也毛本畢作必當據正

餘壯亦如之惠按本作餘夫此誤

亦以口受田如此又云閩本同監毛本比作此非

則三分所去六不存一閩監毛本同浦鏗云而訛不

萊易家二百畝閩本同監毛本作一易

鄭摠計畿內遠郊之外訖惠按本鄭下有訖

六遂餘地無九等惠按本地下有既

山林雜有惠按本作編有

唯其漆林之征見石經諸本同釋文漆林木又作漆漢讀考云經當作漆林注當作故書漆林為漆林杜

平春云當為漆林

當為漆林閩監毛本同宋本余本岳本皆請本作漆林

而置場有瓜釋文置場音亦諸本多誤場

此經言出稅多少不同之事此本出誤也今據惠按本訂正閩監毛本改也為地

給公吏使役多閩監毛本改公家

則五畝之宅在國中宋本作園中此誤

五畝之宅閩本同監毛本晦改畝閩師疏同

近郊十二稅一惠按本二作而此誤

其調均之而是閩監毛本是作足非

不通相倍從而上中下也惠按本從作從此誤疑而下脫云也當衍○按莊述祖云

無也見其所集異義

謂不樹桑麻也宋本脫麻

五畝之宅宋本闕監本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畝作晦

罰以三家之稅粟閩本同監毛木家作夫

以幣錦二端閩監毛本改二兩

總謂如租稔之稔浦鏜云讀誤謂

亦可斂之閩監毛本斂改徵

云賦謂九賦者案下又陳貢浦鏜云謂九賦下當脫及九貢三字毛本又誤文此

本及閩監本皆作又

故八材飭治以為器物惠按本故作但

以山澤山貢不同浦鏜云山貢當所貢之誤

其異如何漢制考作何如

縣師

善言近宋本近下有之當衍

古人古者亦三年一大案且戶口毛本者誤云惠按本且作

是萊謂草萊之萊惠按本作之地此誤

是萊為草萊污穢之稱也惠按本作污惡毛本為作是

有戒有此數事惠按本無有戒二字此衍閩監毛本改

二字而發明之

域卽疆域大小是也惠校本無上域

若徵野之賦貢惠校本徵作斂此依經改非○按毛本

遺人

艱阨猶困乏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艱作難下

證

故書艱阨作擯阨釋文作擯音艱又音謹宋本閩監毛本

僅皆非

寄當爲羈毛本云當作羈失其舊

關十二關門惠校本十上有謂此脫

若穀不熟浦鐘云足誤熟

廬若今野候徒有序也

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岳本嘉靖本徒作徒當據以訂王漢制考亦

引作徒疏中同

周禮注疏卷十三按勘記終